光海君日記

百七十九之八十一

0705248
no.62

205243
昭和7. 2. 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illegible]

七月朔　[illegible]

七月初一日　乙未

大臣又率百官啓曰今此請上尊號之舉實聖
天子殊恩異數臣等特欲闡揚茂實鋪張寶牒
集衆義而薦大號垂鴻輝於今古者也殿下固宜
上體祖宗感悅之心下副群生呼籲之願豈可既
從而還靳已許而中止者乎伏願聖明亟許仍行大
禮以答神人之望答曰賊兵已動邊事日急心病中罔極
卿等亟講籌邊勝策毋徒爲此不急之事○再
啓答曰祖宗朝亦豈無既允而還收事乎大小唐
將適滿境而凡我國動靜無不知之則如此事不爲
聞知耶況國事之危急有甚於前日而帷幄謀臣悠
悠度日將置二百年宗社於何地乎予何敢冒受
虛號重得罪於宗社臣民天下後世乎予爲是懼茲
命還收豈爲一毫他意於其間勍賊兵臨江禍機
已迫而抛棄邊事更爲瀆擾有何所益亟停可

矣○司憲府司諫院合司啓曰上號之舉大臣三司宗戚
百僚庭爭日三淹旬日得允不意停命遽下一國臣民
莫知所爲請還收大禮停止之命以答一國顒望答
曰已諭于百官之啓矣此後百官三司逐日三啓不從

七月初三日丁酉

百官三啓答曰勉從之批以轉危為安為言其意有在而未見舉行之實此必以國事置之度外而然也卿等徒為如此無益之舉更加悉心料理不為文具朝廷和睦百官奉職四方平泰萬民樂業則國家之慶孰大於此予克體予意毋用煩執○兩司合司初啓答曰予治國無狀達變屢起大臣不附國勢益危言念時事仰屋因極此何時予更勿煩擾

七月初四日戊戌

左副承旨朴弘道啓曰大臣之意以為庭請未蒙允之前大小公事決不可為推鞫亦不得為之云 答曰庭請日推鞫非一二年矣此乃大臣推諉之言也○百官三啓 答曰卿等累月袁去於暑雨中予不敢以貽譏取笑而不從也予姑勉從但此舉勿令監軍以下諸唐官聞知也

七月初五日己亥

傳于備邊司曰君上命令雖小事不可不奉行況係干接待唐官緊急事乎卿等如是不爲奉行故百司不行大臣之令藩臣不行朝廷之令次次如此雖在太平無事之時亦不可爲國况危急存亡之日乎卿等每畏人言何以爲國予竊痛焉某樣速處○傳于備邊司曰近日告急邊報一切不爲回啓是誠何心當日內打點逐條一一無遺回啓

七月初六日庚子

刑曹啓曰靖陵祭器銀匙筯偸取賊人守護軍黃億守追刑事議大臣則領議政朴承宗議大明律有追刑條與否相確查照施行左議政朴弘耉右議政趙挺議億守所犯雖重至於追刑未知如何答曰大臣之意如此今姑置之○右副承旨權盡已啓曰列邑空官處甚多吏民潰散之患姑置勿論如此多事機徵發之擧主張無人必誤軍機誠爲可慮黃海兵使柳璘病不察任遞爲處置西路守令邊將遣今後曹已出者催促赴任未差者亦速差送宜當且親耕別試既已經年尚未放榜依前定日爲之答曰予方在憂針調攝中放榜稍退何妨當觀勢進退 時守令武將勸農當事不下

有頒赦文曉諭之武故發牌招集留[illegible]官不納者七名

七月初七日辛丑

兵曹啓曰抄兵一事極爲重大而判書張晩受由在外各道監兵營屬砲射手抄發請待判書上來後一時爲之答曰新涼將至虜勢益驕秋防正急何如是啓之乎速問于備局可以俾無不及之患○禮曹啓曰冬至聖節兼行已極爲簡又兼謝恩方物之數比常行不啻萬倍從此時勢已無論貴賤人皆極死謀避矣請令該司論說使臣依前啓請如黃柏之人或自募或抄定優給路資使之加帶去便益答曰今此朝天之行節候已晩海路必險予竊憂慮各別詳議善處

七月初八日壬寅

傳曰自前邊情推鞫日邊事一一詳啓何獨今日創開無前之例乎此誠何心而只鄕一事乎今後一依舊例邪鞫庭鞫日邊事並速詳處事啓別爲行○備邊司啓曰舟師船十隻已爲移用於監軍所求其從速爲造作風高前來泊於江宜當啓曰係是我國事近日尤甚解弛千言萬語不能動卿等之聽危亡難免此造船事下教累月愈往如此未知何故爲之指揮使速精造上送

七月初九日癸卯

備邊司因傳敎啓曰監軍毛將之事一向難處以白陳奏在所不已而事体極重措語極難毛梁旣在我國我所當爲之則日後之不幸必有甚於今日處變辭旨不能容易措處其他顯異而賚文書無異果係許多重事似不當委任一人無已不得不出文官賚奏继發使之陳辨似當傳曰不必陳奏使臣又何遣乎決難爲也○傳于推鞫廳曰近日百事推諉不工爲一世痼習而今也逆獄又如此殊未安當曹友仁事初不詳覈處以可斬爲啓乎再啓時又何推諉不工乎更詳覆啓守緖陳疏事何至貸死乎然先啓友仁後更詳覆處田啓曰今日鞫推事不來參侯後日來會依傳教更爲啓陳事見○監軍梁之垣揭帖云吳王殿下忠貞世篤禮樂家聲樂善匪東平之美

崇文继河間之風中外喜逢咸仰名邦不失業已感
服而前者敵愾蒐乘以從軍需諸物應之如響凡
有心知而感誦大忠者非情矣○夜二更暴雨大作
雷擊仁慶宮中西门兩柱及小挾门工匠一人震死新營
工役未畢中有臣[illegible]曰愚觀人或觀因此舍役之至不以[illegible]乃
曰雷擊而如西有雷斧論埋土中[illegible]取了乃以辟邪[illegible]也仍
令[illegible]臣[illegible]不宜接不得

七月初十日甲辰

政院啓曰臣等伏聞昨日仁慶宮門柱二處雷震云天意可知也伏願聖上惕然驚懼思所以弭災不勝幸甚答曰極爲驚惕當倍念然無益之虛點綴取笑上聽之形亟停勿遑以答天譴○答營建都監啓曰極爲驚惕其門先爲撤毀而擇日改造勿爲遲緩

怨讟動民興造不時雷震正門天誡丁寧王不自覺悟又欲改造殆天奪其魄矣翌年反正門役竟不果成

○傳曰今此雷震之變殊不知其事之應不當此人心正惻艱危日甚之時又遭此變尤用憂惕避正殿減膳撤樂等事令該官急急爲之

處十五年來大獄累起誅戮殆盡加以妖僧性智作孽於土木姝覡卜固扇怪不祈禳民怨天怒災異疊出相臣諫官專事諂諛莫敢規諫慢天虐民無所不至顧仁愛之天示此非常之變冈念責躬修德遠欲以文具上答天譴天可欺乎

七月十二日乙巳

傳曰今番工縣之非可行事也然規例則不可不一云

察爲自前諸提調會于都監分房事目歷下後

玉冊文製述官等磨鍊歷下矣今則不然殊失舊

例今後詳察以處

七月十二日丙午

傳曰（于東萊府使文）近日倭情叵測方伯以下不體朝廷命令不謹接待倭使憾恨非一饋贈之物各別擇給勿令久留即爲發送潛商人亦十分嚴禁摘發啓聞在逃逆賊并物色購捕事東萊府使處言送○傳于承政院使曰今番文書方物甚多海上及中原一路各別謹慎之法在逃逆賊物色捕捉我國機密事申飭一行員役勿令傾洩○傳曰仁廟朝慶會樓雷震之變明廟朝纛竿雷震之變其時凡干下敎啓辭及改造日月節目詳考實錄以啓春秋館達上回啓曰臣等因傳敎歷考先王朝實錄慶會樓被災後其時下敎啓辭及改造節目則反覆考閱終未見載錄處臣等臆意慶會樓柱雷震之變似於乙巳六月二十七日至於明廟丙午正月 上接待天使于慶會樓下云則破柱之改而接待大賓萬

時日本國使玄方留
山　細

無其理矣春秋館回傳教再啓曰更爲詳考宮闕
中雷震之變現載於實錄者三變而至於延殿
之異移御之事修政之節並無現出之變惟載
大臣等回啓以延訪群臣問答之辭頗爲詳盡姑
謄書以啓○又曾啓曰監軍爲各支待雜物亦
日磨鍊而至於五千三日爲章將官百人衫單及雜
物皆貿用不費用之數因爲紀極貿易之外雜物
給價至於八百餘兩非法當事之人心駭膽落經
胥吏厮役之輩亦皆瞿然而思者也然不足爲料
理措置皆曰此何事不淺淺如是乎今日國事不忍
言也卿等十分詳審善處

七月十三日 丁未

右議政趙挺啓曰新闕正門有雷震之變人事失於下天變應於上誠今日所當鑑戒者也推此以言營建之役雖不可必謂之召災而八方民生咨嗟怨苦天之示警或未必不由於此可不懼乎蘇世讓家代意在重墻之外何必起高樓鑿大池枉費許多民力乎以此考覽之遺儲作戰士之饋餉誠不可續乎敬天之道防胡之策一舉而兩得矣臣竊觀天文書雷震之變多在於相臣伏願聖明先罷臣職以答天譴答曰予以此事曾已陳劄矣今又進啓言從用感嘆天變之作豈由不辟寡自憂惕豈因相臣安心勿辭更加勉輔惟茲已災雖未知某事之應乎此變多有至於祖宗朝雷震闕內非一則其時亦有營建之役乎鑿池非予樂爲之然風水之吉凶乎當且留雖因茲變

予姑存高樓之說予時未下發以因何乃聞甚奇

怪也嗣辭當俟念

十二月廿四日戊申

兵曹啓曰金應河忠義聞華夷聖上特紆異數錫爵建廟且錄其子遺孽旣賜及第仍授宣傳官其褒忠勵節至矣第聞應河之妻窮居鄉曲無以爲命云請令政遷出遺孽用示褒賞之聖意從之○禮曹啓曰倭使留館已至半年嶺南物力將至蕩盡今聞萬松院國書三船公貿易未結末之前萬無入歸之計至於國書及回賜禮單亦不領受此等公事曾已入啓未下何以爲之答曰倭奴公事從當覓下時大小文書不即處決逾時歷月往往爲內人家累封進內之歸也○吏曹啓曰溫陽郡守韓晏縣監望單字上年入啓平康縣監鍾城判官望單子今春入啓皆未點下當此多事之時虛官已久極爲可慮請斯速啓下催促赴任如何無事啓後○吏曹啓曰近來國家古事

多都目政事連三次不爲四張及參下各歧仕滿
在遷之員或以出仕或爲在喪未出六品罷職者
此之多之類如都目隨便遷轉從之〇有政呂允
適爲知中樞府事俞興英爲同知中樞府事李
應獬慶尚右兵使李濱黃海道觀察使李壕
全羅左水使李紹嗣右水使朴宗胄〇承旨鄭
廣敬直提學鄭道執義林健同諫閔蘭獻納
李時楨獻善金根遠韓維翔爲正言 時好先執柄
已久士大夫自非操守堅固審擇去就者稍稍深渉雖
常時號爲名士者亦不免焉甫瞻使偉卿注柔希亮輩
以保合使之募集同志啗之以利希亮所親嗜利無恥者韓
惟翊吳煥等首先趨附故惟翊得拜是職煥亦除應教其
下三近吳綾金起宗睦長欽亦與之同而睦大欽旋覺其非
終不附托吳靖韓浚浸乃希亮之妻最親李聖求李敏求
亦嘗與之爲友而背宰相不從以此士論多之韓定國爲吏

曹佐郎朴自凝為修撰鄭晟為說書鄭天成
爲說書 女謁盛而苞苴行故政事之日則差備門外人聚
如市納賂宮妾以圖黜陟某人為監兵水使及守令邊
將則必揚言曰以白金某兩吾能圖拜是職即督捧其價
故到官之日咸多公言償債而督徵咸多巧作名目而虐
斂以償其圖黜之價 亦先某能正言某不以攢羨諸納者 [illegible]納營建都監以圖他日之寵擢且
以裕入囊橐哀此黎民散之四方一邑空而至於一道
道空而至於八道凡內外事之勢一至於此極矣如是
而國不亡者哉

七月十五日己酉

巳時太白見經天於未地○戶曹啓曰即今經費之患尚忍

言哉百官夏等之祿未盡給而倉無千石之儲轉聽

數月之間風高氷凍則衛士既乏必有脫巾之變思

之氣塞田稅及各樣收布作米未納者居多而法綱

解弛未有了守令緣此坐罷者爲自之臣雖推乾

聲息何補於事也頑慢守令等特具狀無一所坐無

意上送於不嚴立科條必行峻法則萬無未納之

理着令下三道監司及守令而戶曹參議海運判

官等分頭催趲上納事意遣宣傳官下諭依允

七月十二日 庚戌

司憲府劄子請遇災修省事 答曰 省劄具悉 良
用嘉焉 當此國家危亡之日 如不急工役等事
姑停勿行 足答天譴矣 後更勿強爭 以安天人之
心 劄辭當體念 ○ 傳曰 依 明廟朝例審理寃
獄 京中令禁府該曹議大臣以處 八方松都則詳
細下諭 ○ 傳曰 仁慶宮邊手李加應孫 廟闕重建
時多有其勞 今則已老 陞堂工付軍職 木匠也

七月十七日辛亥

傳曰備局堂上入直者乃所以修急速處也近日別無所爲甚爲可怪今後邊報入來則令入直堂上即爲即即飛傳于諸大臣堂上商議處事言

壬子日〇平安監司朴燁馳啓曰平壤人朴岩自虜穴回言胡人常言曰朝鮮素與我相好而今與唐人協力爲我仇讐在我一番報讐勢所不已云

七月十八日壬子

傳曰捉虎加資非創於今日尹繼倫等勿爲更煩

事言于當初所論臺諫○戶曹啓曰近來田稅漕運

上納之際押領官每致欠縮而今此朴宗一畢納如數不

可不褒賞以爲逐年動之擧傳曰加資

壬兌

邸

七月十九日癸丑

傳于備邊司曰[redacted]南賊船不知何賊船而一船不能捕捉國事可知至於黃漢不送渡延稽緩事機已失稽遲日久發千言萬語略不動聽而以死罪等語渡為塞責此豈所望於卿等者乎目今國事雖無可為譬若人子見親之危篤諉以無復可望而不投藥餌乎西南之報俱極可憂而本司小無驚動之色何耶未曉卿等之意也今後須體予意更加速變毋使予獨為憂惱於上 ○備邊司因傳教啓曰我國不幸外釁強賊內供唐官一線國勢奄奄欲盡天變又復如此惱惱慄慄罔知攸濟轉眼秋風防守益急閑津去處直路要害申飭把截勿事玩愒之意請下諭于元帥贊臣諸將一一申飭宜當 ○傳于備邊司曰今此湖南賊船若倭賊則出來嚴倭處詳諭此事仍使歸告閔伯使之嚴飭國中勿為生釁勞益篤信義

時有一舡其大如山其船上揷洋旗[redacted]在彎以片箭射之賊擄我人八名以去至日本以片箭示之曰朝鮮小箭入船穿半可謂善射第一洋之舡云

七月廿日甲寅

傳于備邊司曰倭障雖定三處下三道當為我國根本也賊鋒猶滿遍踏於三道則更無可為矣必於水原禿城公州錦江等處預為設險固守以遏賊鋒所不可已○新聞都監啓曰全羅監司黃謹中軍官黃可中助工米一百同米七百石已為領納其功可嘉請從他施賞傳曰加賞

七月二十一日乙卯

兵器都監啓曰兵師之後兵器之用最爲切急而

工匠價役之需每患乏絶以都監郎廳崔惟吉

下送于兩湖使之措備米穀矣惟吉初無處去

之物而工匠之米多至七百餘石工役之不絶者

專賴此米請從洪千璟例施賞何如 答曰加資

七月十六日丙辰

掌樂院啓曰國綱解弛人不畏法士大夫盡畜名妓本院使令不得推捉於門庭請不出者移法司治罪事捧承傳施行傳曰依啓平時雖大君王子宰臣所畜者一一出給大體則國綱蕩然雖小官儒生者有司不能推出不職甚矣不出處長並罷職儒生因禁重治○備邊司因傳教啓曰近年以來專閫之臣連不得人放軍剝割水卒逃散積年團聚之舟師一朝潰散今此賊船雖云其大如山許多邊將終不捕舟師無形於此可驗矣全羅左右水使發送時舟師事務一一指授宜當傳曰依啓以後又爲如前日水使之所爲則當繩以重律事詳細言送○登極上使吳允謙副使邊潝武人五月二十五日到泊登州○備邊司因傳教啓曰昔在壬丁年間李舜臣出奇禦寇備海防得務

僭以武人充送 知也

遝一備至依舜臣防倭之規造龜船設器械事令
羅左右水使請洞白指授以達爲當傳曰依所啓造舜
臣龜船修器械鍊習士卒着實待變一如舜臣
所爲事各別言送

七月二十三日丁巳

備邊司因傳教啓曰自上每以推諉爲教臣等以常恐惧事体不閑不可不言古之大臣之任在於論道經邦臣等雖不敢以古之大臣自處而至於官分職各有所掌徵兵一事令兵曹參酌各道兵數預備三二萬臨時徵集而粮餉亦必令之户曹依數精辦爲宜

七月二十四日戊午

推鞫廳啓曰曹友仁罪惡臣等反覆盡陳兩司亦
詳會議初非不爲窮問而逕請定罪者也今承
聖教再加商度惟有刑訊一節但友仁之罪只是
作詩情虔而渠以自鄉首實亦一承服也似無可
問者而自上欽恤之德與天同大不忍遽置極刑欲
爲訊鞫以處之臣等不敢別議

七月二十五日 己未

幼學韓誠一疏攻斥三司○司諫林健掌令鄭弘遠等啓曰臣等伏見韓誠一疏乃攻銓曹及兩司大臣章也近來朝著不靖鬼怪之輩假稱儒名受人指嗾構陷士類者接跡而起至于今日邪論尚熾未知此輩日夜謀議經營者果何事耶臣等俱以罷軟不能振肅紀綱反被醜詆何敢仍冒請遞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執義鄭道應言金振遠以被斥於韓誠一疏遞

答曰勿辭

七月辛亥 庚申

司諫院啓曰新除授喬同縣監柳時恭本以賤産行己悖戾錦山郡守權緘己本以貪虐年且八十箇濡之後誘民納米願留淮陽府使申景柳濫帶防禦使托稱巡行貽弊列邑請柳時恭削去仕版權緘已申景柳並命罷職不叙答曰徐當發落○廣昌府院君李爾瞻以被人誣毀上劄辭職答曰省劄具悉人言及己必求自反有則改之無則益謹可矣生此末世遂一事爭卞不亦勞乎勿辭○監軍移帖云賢王殿下忠貞繼世存義傳勞勤王之意惠及客師士懷挾纊之溫卒擬投醪之醉固將具疏專報天子以揚盛美云

七月二十七日 辛酉

傳于禮曹曰戊午式年講經人前日大臣獻議未
詳更使明白獻議 科舉行於未有甚於此時勢家
子弟預知廷議七大文而熟講輒至高選物議喧
騰大臣諫官論啓或請罷請削經五年未決故有是
教也○司僕提調啓曰有別監持牌來督別立
馬並立人給送則妓生騎去若令隨現痛治則
後弊難防請問名推治以懲他人

七月廿日壬戌

左承旨俞晉曾啓曰近來朝綱蕩然百事解弛如唐將接伴官問安官百端規避每致顚倒極爲寒心鄭榮國差出之後催促不來請推考

傳曰允○推鞫廳啓曰今日臣等承命來會鞫廳領相來在依幕之病未能出參緊急獄事途以文書往來議處事體未安請待領相差病會坐處置似當答曰此事至急領相亦一人臣也豈可愈往如是乎不可使聞於鄰國也速招議啓

七月二十九日癸亥

傳曰監軍時都承旨李德泂超資禮房承旨命
晉曾加資御前通事袁廷老熟馬一匹面給
○傳曰平安監司朴燁安州牧使南以興加資監
軍請也○新闕都監啓曰臣等承命來審中
正门被災之處且以移建地形便否會同相議多
以為人君事天當以實不以文側身修行此應
天之實也撤林芘改卜他基乃庶天之文也天心
仁愛人君厭咎豈必在於一门只去被災二柱仍
存舊门無妨且營建專為於性智施文用正殿向
背既用性智之言則中正门安得不用性智之術哉
以此言之仍存為便答曰世宗朝雷震壽康宮
孝友堂即命撤毀矣中正门事卿等之意如此
只撤被災门速為改造○有政鄭湛為持平金
義直為永興府使柳孝傑為黃海兵使義直

王之外族、以善事有寵孝傑故將班之子賂宮妾白金得

拜、時年二十八周旁不得乎惟以嬌撰播

晴

戊八月初一日甲子

領讓汉朴承宗函曰臣以乞沐掛冊冒昧投單伏承

函批軫念年老不准下去奉讀未半感泣先霑

函恩天覆如慈母之曲全迷臣蠢愚以孺子之入井此

生路日都是恩賜糜骨粉身何论報效第臣家世

連以腫敗臣今患此自審無醫而人言梆水大治風疸

廣州纔一息程幸急整少瑕且拿蓮未至如假數日

可以沐浴倘見少效寧憚冷泉惶恐敢函答曰唐哉

相隨入系此豈肯知出國門一步地之日乎安心致攝

勿為下去遂日設來浣白可矣宜念國事方便善变

壬戌八月初二日乙丑

左承旨李德泂劄子此已陞資循例請遞入答

曰喉舌之地長官之任極重祖宗朝以崇品亦爲都

承旨蓋重其任也況今唐官絡繹卿不可辭退安心

察職○都元帥韓浚謙狀啓出身前僉使洪彥俊

偷騎撥馬冒夜逃去平壤府捕捉囚禁事○司憲府

啓曰頃者賊船一隻深入我境一守令一邊將可以捕

捉而守令邊將率皆放軍收布以擒戮馳啓未滿一

旬浮海一船終不進捕設若大賊蔽海而來則未知

何以禦之此等置而不問則終至於國非其國請其

時失捕邊將守令並命拿問依律定罪前兵使洪

霶以毛副總接伴使駐於巧邊車輦積屍移置已久

而敢以固其業淫病缺因此至其罪不止於邊事請命

削奪官爵且兩司之職於國家大小事無不與知故

事係秘密則謄書送撥府推案與備局公事則

各其郎廳謄書送之所由來尚矣今者不然雖非求覓
而不得名爲臺諫其實與凡官無異今後依前例俾
無不知事指令傳施行答曰徐當發落○傳曰西銓
中緊急事久不議處本司事全任全弛未知何故本
司堂上數十員所帶者何事極爲痛心至於有司堂上
尹暉進去領相家議處者實急於呼吸也何處閑命
令不爲問於乎尤極寒心當日內無遺議處事言于備
邊司備邊司回啓曰前後公事一一措草使之正書趁
速入啓事再三分付郎廳不即舉行致勤聖教惶恐
待罪答曰未議處者亦多更察議處

壬戌八月初三日 丙寅

承政院啓曰此日臺諫並辭時檢閱申𢦤在直爲以病不出上番二員累招不來以致承傳色久下政院至於臺諫早來而亦爲門出去此前古所未有之事也檢閱申𢦤又待開門出去直所方空請上番更爲牌招使之入直傳曰允○梁監軍接伴使李廷龜復命後啓曰臣隨監軍西下到安州監軍奏書令還臣漸次上去之意曾已馳啓而回帖未下之前不敢遠離本地前月始爲前進矣監軍之要臣先還非但憐臣衰病甚意以上副使爲剩員而又以毛擯之不敢爲嫌也監軍未及上京臣先還朝不勝惶恐且臣受命往來已過半年一路之事已到十分地頭若不及今變通則將有潰散之患兵興六年西土之民力已竭上年詔使今歲監軍皆千古所未有之行公私赤立驛路斷絶此賊未滅之前唐官之持各

衙門咨揭以來者將必接踵如小小差役之接伴及
循例問安等役不必自京專差元帥賛臣監司幕下
別將軍校秩高能文者不患無人隨便差送以為便
當且傳命有旨勿送宣傳官並以撥馬飛傳則事易
而獘省各官各驛庶可息肩矣 請令廟堂商議施行

壬戌八月初四日丁卯

兵曹啓曰急撥馬曰銑澍敗宣傳標信金吾遽擒僨相使命之行其拮据奔走奏遑罔措之狀不忍形言第不及時變通猶不收拾凡大小公行各有品馬戰卒令甲而大防一解人不畏法法憲使命之重奔走觀外之馬馬弊之外更無他丁所謂步從者皆是馬也一使命之行並給步從則所入馬數甚多其可以支撑乎況受由人員一品重臣外只給騎馬功臣正二品以上外文武二品以上只給騎卜馬事曾有傳教請令後大小公行及受由人員給馬者一依傳教及品馬之規許給觀外奔走者一一入啓繩以濫騎之律傳曰允○

禮曹啓曰戊午式年講經事議于大臣則左議政朴弘壽議國家大比之科必以子午卯酉年行之故謂之式年者以有定式也今此戊午式年初因基陳啓罷令不得舉行誠可怪也如使此榜可削則削之可存則

死之豈宜淹延歲月之久漫無處置乎宜令該曹申
稟定奪右議政趙挹豫以爲初甚陳之發者知所
指者何人爲曰可削則指名削去可也爲曰難於查覈
則仍存亦可也何必並孫其樗臣之愚見如此故前既略
陳無容更議領議政朴承宗猶不收議矣傳曰問于領
相以啓○傳曰兵判不可曠職判書又請休沐參判久不
出仕人皆越視雖與爲國事務速爲命招使之察職

壬戌八月初五日戊辰

左副承旨朴弘老啓曰典獄署所囚營建都監米舡偸竊人朴信男稱因蒙禁府事命下後自典獄署越獄逃躱云請都該獄官從重推考且本署殘敗無形元屬下人等盡爲移屬於他衙門者一一刷還如有謀避圖免者請令家從邊遠傳曰允○司諫院啓曰平山在西路要衝之地唐使往來使命絡繹而縣監鄭明海適因多病久廢坐衙官事虛疎有不可形言而至於赴西抄兵不得親執使將官抄發一邑怨咨請命罷其代以有名望文官急速差送答曰依啓發落○司憲府啓曰災傷踏驗所係非輕故結銜臺官又加敬差之稱人雖可合家在本道則不可送也咸鏡道李日章慶尙左道尹敬得鄭霆全羅左道金友益陝無名稱又無踐歷公洪左道柳起門李應慶尙

右道安璘全羅右道李譚皆是本道之人必多賂契之事而銓曹不察人器不畏本道之嫌俱雜注擬極爲非矣請堂上色郎廳並命推考以曾經臺侍急急改擬從之○兵曹啓曰戶曹今秋等祿俸科日頒給而文武宰臣及衛士祿都目適仍堂上有故尚未爲政極爲未安判書張晩今將受由沐浴請判書未發行前往謁磨勘從速爲政以慰飢寒衛士傳曰允○庭鞫朴銀良韓德男等德男忠勳府屯田別將往來嶺南列邑與監官黃希吉有隙德男以屯田事被囚于密陽自獄中誣告黃希吉潛結善山等十七官不循閑法怨上無賴之徒又與僧人相約共會于竹山進攻京城云以是逮捕京獄近及傍近居民十餘人朴銀良亦其一也事竟不實雖以弘道之善於羅織者亦不能成獄是時 王知人心猜疑危懼益甚羣從而恐動構陷連設鞫廳因繫滿獄或至十年不決無辜死者前後相繼民情習熟見聞有若尋常

事睚眦小故必誣以謀逆往〻遂其計人皆賫息莫保朝夕

壬戌八月初六日己巳

王接見金守備于仁政殿守備毛將標下也

壬戌八月初七日庚午

刑房承旨朴弘道啓曰今日以擧動推鞫頉稟矣明日則當早為取稟而第念前日鞫庭以無判義禁不得為推鞫之意已為陳達判義禁若未出今日差出則明日之推鞫亦未可必也外方罪人已為入來近日推鞫久為停止莫重推鞫斷不可遲緩以為未安惶恐敢啓傳曰知道明日差官所館處回禮則可為推鞫乎○仁城君珙啓曰臣以該司之官當此宴享之日敢將私悃仰瀆天聽非不知瀆猥猥濫而臣之至冤極痛不得不大聲長呼一言而死也臣本一妄人耳特蒙天恩待罪該官尋常處事固多妄悖然而臣雖病風喪心豈忍以老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自陷於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哉此亦同被天恩之所激使之然也何則愚臣軀殼實是老母之所生妻子之所養而自經禍患之後得保縷縷之命以至于今者秋毫皆聖恩也

何暇顧私親哉天地鬼神臨質上下既以一死許于
至明之下何敢有所欺罔自陷於重辜哉上日闻
諸道路有一秩高清要之官於稠人廣坐之中擧臣
名而辱之以何許漢滿座名士莫不爲臣危之云臣
雖無狀一塊血肉先王之遺體也至明之同氣也以
漢辱之已甚又加狗之一字不亦甚乎且臣素無行
檢徒切戀主之誠稱之以此字固甚善焉臣當甘心
但未知置先王至明於何地耶臣跡絷宗班意絶求
官未知盗國家之官爵以爲植黨肥己之資從後
得獨之人乎不知如何而致此罔極之辱宜服上刑萬
死無惜常念以如許愚臣仍冒輿享重地當以致僨
事之悔哉且昨日以本院契糗具草記呈于政院
則終不捧入此固近侍壅蔽之常態雖不足與較
忝在宗班見輕如此何敢一刻在此並帶之任汚
辱名器哉且曾於端午日請爻半日之由往掃外祖

父墳而其時以當行監軍接見之禮後日往省事
下教矣今值秋夕亦知至情之必以唐將留館不許今
為得蒙天恩遞此兼任則數息之程可以朝發夕還當
今明良際會一草一木無不得所而獨此愚臣失所至
此此亦至情之所宜哀之憫之指示可生之路以為保
全之道者也兼帶之任實是閑漫而以上年天使今
歲監軍之故吏抱文書日叩重門庭苦多破羅雀頻
驚煉藥顛倒按摩無暇郡務日劇冒死敢至答曰目
今國家多事人心日薄惟當公耳盡心奔走橋下之
言豈足數也置而消磨可也秋夕墓祭唐官迴還後
觀勢往還妙矣自古本院都提調必以王子除授所
以重其位也凝然禮貌勿為推辭務尊體面 所謂
秩高清要之官指李挺元也

壬戌八月初八日 辛未

以張晩劄子傳曰下備邊司回啓○以李譚秘密上疏

傳曰下備邊司回啓○備邊司因傳教回啓曰文希賢未及

入往毛將又斬眞㺚賊如必甚禍機已迫行資已爲結

束書辭付標即當正書所封櫃子請使精造發送

何如傳曰大臣本司堂上不見文希賢而發送豈不寒

心急急招問措授以送大槩國事罔極而愈往解弛

將何以爲之乎予寢食不安未知稅駕之所各別

體行○備邊司因傳教回啓曰當初印文以交隣以信

四字篆之而正書之際交隣之隣字以嚴字誤書且

印體大小當與御寶一樣造作而御寶則六字刻畫

今造大印四字刻畫則印文疎闊字體不好以交隣

以信之印六字刻出爲當四字六字印體見樣并

爲入啓以備睿裁答曰以六字刻出○備邊司因傳

教啓曰希賢今將入往賊酋處以無傷我國草木而

只欲使捉毛梁爲問則當答曰我國之不得捉給唐將
與其不得捉給西漢於唐將何異況唐將艤舡江岸
有急入海無事下陸西雖欲捉必無其道勿以此言輕
失和好云則賊雖充暴亦必商量此意指送無竊啓曰休
且毛將今冬將移入海島我國亦勸歸中原豈敢累
年次留乎西等放心事措辭善諭之意各別言送○
有政權縉爲判義禁府事鄭造同知義禁柳舜懋
爲洪州牧使○傳曰小邦幾有報效之事而皇恩稠
疊慚悚日甚兵單力弱無計爲掃妖氛以舒聖
天子東顧之憂日夜憂懼之意今日接見時措辭善
諭○下三道七月以前旱乾太甚不得付種八月以後無
日不雨山頹川溢野無掛鐮之處民有啼飢之怨○左
右捕盜大將啓曰近來人心頑暴至於勢家奴子成群
到江載舡國穀公然打奪 上特命左右大將專掌禁
斷而米舡入來之日戶曹及都監曾無一言分付四廳軍

官吏請推考以為未安惶恐敢至諸宮之作奸勢家
之奪民未有甚於此時稅舡到江則托以貢物之未捧
月利之不償捉囚船人盡奪其米或有列邑賦稅盡為
偷食托言致敗詳中使之跟捕則輒投身於勢家故法
官不能罪之法官之囚放亦由於賂賄國綱之解廉恥
都喪嗚呼何忍言哉

壬戌八月初十日 癸酉

刑房承旨朴弘道啓曰今日乃上尊號議定之日也非但大臣以下皆進參於議號議號之日罪人推鞫極為未安故今日則推鞫不為取稟矣傳曰議號已為追定今日庭鞫○幼學韓誠曾以詮曹亂政上疏大為時輩所攻至上疏其略曰臣之衷曲天日照臨豈憂國之外豈有一毫他意乎臣伏見而司指臣以為張懿範之徒臣未知其故也臣只陳詮官之亂政豈有何告變之事乎鄭道西門誤鑰而懿範誣告事覺反坐之律昭在法典矣殿下申明厥章即施正刑此實亘古所無之盛德也反坐之律不論高下上年指嶺南多士而為謀逆者誰乎指關東儒生而作亂者誰乎古人以多士之盛衰而占其國之興亡則七八百多士之被誣孰與一鄭道乎臣觀今日之臺諫太半上年誣告之臺諫也以此言之則今日臺諫正

壬戌八月初九日壬申

推鞫廳啓曰問事郎廳四員內直提學鄭廣敬掃墳受由舍人尹知敬久病不出目今罪人連續入來推鞫捧招之際多有苟簡遲滯之事副司直沈之清典籍吳竣善姑急加差察任何如傳曰允○庭鞫仇厚祿等厚祿仇景祿之弟也

是黷亂之罪也及坐之律烏得免焉執蒙鄭道以
挺元之門客猶能知挺元亂政之状可謂鐵中錚錚
而其以賤獨日上凶疏之事比之於臣則不亦庾乎賤
獨指揮何仁俊閔藻金高夏黃廷衡等驅名爲疏無
日不呈及獨正刑之後仁俊廷衡亦受正刑高夏堯
於杖下而藻獨逭邦刑迄保首領冒居臺官藻即道
之一隊人也道之此說自道其黨者也平晦既合而同
構捏臣身不遺餘力而又自上剏極其凶悖其曰古今
天下安有邪正不分是非失實而能得保其身者乎分
邪正卞是非乃人君之事而非臣子所敢當則固非自
指渠之身也非指殿下之身而何渠自以爲正且是
而隱然有劫質殿下之意不但見不但瀆也臣初以
而臺長爲非亂國之罪今乃惕於凶罪或以臣爲疏
軍或以臣爲凶悖其如顛婢滕猶恐不及之状不亦
陋乎臺諫不能違平晦之令改從留滯臣疏不敢入

然而久待而日延遲之後則以隱不敢違西瞻之令矣
論一常儀之從容猶不敢違西瞻之令有大於此者雖
能言之臣伏見 祖宗朝故事一官不職則臺諫輒論
之一人犯科則臺諫輒彈之今日挺元雖曰西瞻之
家臣然而其職則吏曹參議也勿問閑良勿問門閥
善階善級超資越序者太半鄉井無賴之人則不
職然甚焉從前渠之三寸四寸之濫授者不知其數
而姑舉其甚者而言之則以其同生妹之子盧女
瑾曾無一級履歷者首擬安陰縣監至於受點安
順定配罪人也而擬之於獻陵參奉李克訓居下
於襄騠者也而擬之於鍾城判官則犯科孤甚焉至
於變亂 祖宗舊章而欲售胥膽之計則無君父蔑
朝廷之罪極矣此正臺諫碎首廷爭之秋也今乃不肯
爲嚴下出其職而及受西瞻之指揮欲罪陳疏之儒
生不亦甚乎夫如是也而乃敢靦然指西瞻 爲閑散一

先臣以欺 殿下 殿下以日月之明豈不知渠之肺肝乎
頃者俞大建見朝政之濁亂輒發言端則同席之人
群起而咻之輒以攻詆齮齕之言切責之臺諫者是
殿下之臺諫也是者是非者非之而已固非重晩之
私黨也齮齕之說何為出於渠輩之口乎宋徽宗北
狩而有齮齕之句則此以臺諫為重晩獨擅之私黨
耶臣抑又聞之重晩敢於劄中有共和二字云云
於則 朝廷者是殿下之朝廷也賢者進之不肖者
退之而已共和之語何為出於重晩之口乎周厲王
奔彘而有共和之稱則此以朝廷為重晩主宰之
私物耶言念至此不覺痛哭且臣娶妻于忠原地與
挺元所居僅一息程挺元一生行事無不知之挺元
乃槐山賤漢之子也家世皁隸猝得富貴詮選之柄
委之此人無或乎朝政之濁亂至於此極也伏願 殿
明先治而同黨於挺元毀壞祖宗舊章濁亂朝

政之罪並逮李奎晛大提學以絕無賴凶徒橫占科
第之望使不得益樹其黨則一國之人咸腓殿下
退邪進賢咸與維新之盛化矣蓋人性皆善功名之
士雖不過枉尺之恥而其中安知無君子之徒如楊時
祖蔡京之薦者乎彼入奎晛之黨者去其太甚收
而用之何不可之有哉同寅協恭皆爲匡國盡忠則
朝廷自一朝廷也必無向日從奎晛之令者矣伏願
匡明不以人廢言則宗社幸甚朝廷幸甚臣來自草
野觸犯時諱羣邪蝟起其鋒太毒至於臣之所寓之
主人橫被重杖幾至死域無異於上年嶺南多士
之被逐子子孤影無處寄托今將退歸復進一言
時吏曹判書參判皆柳閔參議獨政已久賄賂公行請
託如雲前銜之無恥者親往政廳守令填注之際牽
撓挺元衣裾以請書名因通宮掖以圖黜下人皆憤之
○左副承旨朴弘道盤曰即者韓誠者又呈再疏陷一

時縉紳指其狼藉今日本院以位不齊還出給則多
發侮辱之言臣密念韓誠未接於於蒙朋近處故臣
泛然嘗見其爲人卑怯不識文字者也今此之疏臣
明知其不出於其手而必出於喜事者之所指嗾故欲
爲還出給者蓋以此也仍令下人追躡其去向則又發怒
言至以壅蔽目之係是未安捧其疏而見之則疏中
徒知攻人而至有比聖上於徽宗擬厲王於聖明之語
讀未過半心骨俱寒不忍正視疏則姑留院中而使下
人知其所在之家矣故敢答曰知道入之

壬戌八月十一日 甲戌

承政院啓曰今日政事爲之事命下矣吏曹參議李挺
元名出韓誠上疏故不得來詣何以爲之傳曰命招
三招不至命退政事○義禁府啓曰罪人誣告情狀
畢露於訊鞫之際特命末減定配絶島而其所被誣
李愷臣等十一人拘係囹圄已至二年尚未疏釋揆之
獄體極爲未安敢啓傳曰並放送○獻納閔藻啓曰
一自上年凶徒作孽之後朝著至今不靖者指發
不已恠鬼謎出也伏見昨日賊誠再疏大槩捆打一
時士類因有紀極至以臣爲許逆時疏儒臣不勝駭
愕焉當初大學諸生以大論來疏者數至累百餘人
則豈皆賊翊之黨乎況臣其時參疏二三番後即受
金吾郎官之任其於賊黨之凶疏有何干預乎且
臣之弟閔渫曰逆翊之疏何可往參乎逆翊聞之
大恨即送簡于歌謠廳恐喝萬端而渫終不往

奈臣之一家終始討逆之論據此可知也今者賊誠
陸誰指嗾而又倣此語乎大學誠疏滿紙兇言皆以
構陷士類為李志真昔日賤賊兇疏手段也蓋李承晩
無辭有苦有邪正不分是非失實能得保身之語者從
稱人臣逆禍謀身之事而殘誠反指殿下之身為言不
亦臣測乎李承晩逆黨中有窮憂國事復以協和為心
領相魁以相好兇徒日以壞此共和為事云等語者協和
相和共和文字蓋用互文也李承晩說用周君之共和
文字賊誠何不稱周之本記所謂周宣王時周召行政共
和之事而必稱厲王奔彘之時不亦巧且慘乎且其陳
逆黨有黨局之言則此近來攻擊凶徒尋常文字而殘
誠又以宋徽宗北狩之事為言其附會不相近之兇語
加諸不敢比之地豈不兇且慘乎此喉舌之臣所以讀
未過半心骨俱寒不忍正視者也此賊徒知受嗾陷
人而不知陷君父於厲徽豈不痛心李挺元亦有何罪

懷璧者其罪也每於臨政之日必有狙擊之謀至以
許多亮語上及於君父為倖上臣子者直欲寢皮而
食肉也臣忝在諫故不能討賊使妖孽之輩作亂朝
廷至於此極不可仍冒言地請命遞斥答曰勿辭
特朴承宗為密昌府院君柳希奮為文昌府院君李爾瞻
為文昌府院君世謂三昌相與會于掌苑署約為保合盖
王指也兩謂保和共和者是事也然竟不果成○儒生鄭
世憲等上疏其略曰前領議政李元翼兩朝之賢相也
前領議政鄭仁弘百世之師也也即國家之大老也
亦以特名優待之禮問以扶顛拔危之策至如李爾瞻
忠孝文章為世所稱鄭經世恬退守靜專精學問权
用重望錫誠王室擢置經世責以經術且覺人韓
誠受嗾浮薄之徒屢陷社稷之臣其作拏朝著
網打善類之罪不可不懲、世憲誣上虎疏稱頌
兩賊而以李元翼鄭 經世人望所屬引以為對啟亂

真僞皆番瞎之計也

壬戌八月十二日乙亥

持平韓正國鄭諶啓曰伏見賊誠再疏凶語尤屬徵等倚比君父而辱之其他搆陷縱肆重臣而罔國不足言也逆賊負人指嗾敢以宋文帝比聖人而常刑未加尚保首領宜乎賊誠之接踵而起也臣等賊來言地陵不然請刑賊賊又不然請允賊誠使逆疏再投而辱及於君父是臣等之罪也請命遞我答曰勿辭○典書判書張純以病累辭至是得遞○大司憲南瓘啓曰臣久叨匪據再被韓誠之斥何辱如之第念自處之道有則改無則加勉而已若與之相較反攻其人則非但傷於事理且近於婦人勃谿之公言臣嘗聞雖有恢心不忍飄尾此臣之隱忍含嘿而內自省者也請命亟罷臣職答曰勿辭○亟政院啓曰啓以明日爲政事命下矣今者兵批西牧曾未肅而吏曹堂上病不來衙兵批不得爲政云何以爲之傳曰勿

○正言韓暉啓曰伏見韓誠再呈疏其洞打一時之計無所不用其極堂堂至尊顯曰是非顚倒而豈可使北路帝漢夷人指嗾出沒跳踉至於如此而莫之懲乎宰臣之見斥臣等之被詆固不足言而至以至上爲周厲宋徽之比不亦甚且憯乎徒知隨人而不知自陷於無君不道之地其計拙矣臣旣被醜詆不可爲冒請命遞斥答曰勿辭○持蒙鄭道啓曰臣前見韓誠之疏狼藉一番僞之疵以專攻垂宰傾陷兩司動搖大臣有類賊搆空國之計故其時𦁠過辭中及之矣今見再疏拈出臣名謂挺元之門客實深痛惋臣與挺元同年相切同井爲親及其入仕而後以多淸亂故尋常切責至煩避辭稱以爭友猶或可也辱之以門客不亦怪乎況李世然一生忠孝功存宗社遇知至尊久專恩寵入朝見嫉固其然也挺元失以何顔於萬瞻而一斥再斥若是其甚耶措陷一隊之計豈不憯乎身居風憲亭

被詆斥不可仍冒請命遽斥答曰勿辭○掌令鄭弘
遠奏曰伏見韓誠再疏詆斥甚嘗至比於誣告之凶賊
其言固不足與較第以厲徽等移辱及於君上厥罪之
難逭明矣近來怪鬼之輩傾軋縉紳無所不至不幸
甚矣臣重被醜詆不可仍冒請命遽斥答曰勿辭

壬戌八月十三日丙子

司諫林健啓曰伏見賊誠忠疏大槩專攻詮曹侵及重臣又及於兩司將欲網打前後討逆之士類必使空國而後已其爲計可謂慘矣疏中有宋徽宗周厲王等語瀆未了心膽俱裂未知聽何人指嗾而做此罔極之說乎臣亦兩司之一也旣被醜詆不可仍冒請命遞我答曰勿辭○禁府假都事鄭纘宣傳官宋榮元下禁府以仇景祿失捕也景祿再捕再逃其後又爲捕得○刑房承旨朴弘道啓曰臣伏察李景祿之所爲極爲奸巧渠爲聞仇賊隱伏於境內之奇則所當卽爲捕告奈何容而置之至於五朔之久乎及其上變不爲奔告于官家此亦有罪幸而元嬅大嬅聞渠言而陳疏渠亦不得已陳疏若無兩人之陳疏則渠之陳疏發告終未可必也且特命下送其意有在終不得捕捉使罪犯莫重之賊脫身逃躱罪臣所爲有不可測此者仇賊失捕都事宣傳官等旣

因大臣亟辭依己丑年鄭賊失捕之例已為拿囚則
更命偕往之鼎臣何獨不為之拿問請亟命拿來以
憑鞫廳般問之端

壬戌八月十四日丁丑

正言金振遠啓曰伏見頃日賊諴兇疏大槩辱至上隨重宰極矣如臣庸賤曾爲邑倅受侮於此賊今爲諫官見欺於此賊不可仍冒請命罷斥答曰勿辭○掌令朴承吉啓曰伏見賊疏大槩滿紙張皇至於奇虣北狩之事不忍見不忍言而引以爲辭披見未了心膽俱裂臣亦以言官既被醜詆請命遞臣職答曰勿辭○司憲府司諫院合啓曰國家不幸朝著不靖而承望受嗾之輩陰知隨人而不知隨君父於不測之地宜乎遅晩尚在而賊諴又出也所謂諴者北道漏刑人物也遊從於永平不父其父得罪一鄉又奸五寸之妻時居南馥帝之行廊其殘陋兇悖槩可知矣準既不淺文字又不淺朝家事只持指嗾人兇疏而每每來呈若不罪此賊則正犯難治也渠之疏中隨辱君父者三一則以周厲王比之一則以宋徽宗比之一

其後因上達
至石房

則以保其身爲歸於至矣此真逆驗凶疏中竟語也
惟吾之臣既知其事接於於義則又知其不淺文字
又明知此疏不出於其手則臣等憤惋討逆之誠豈下
於凶疏之陳至乎請亟拿鞫賊誠一以正陷君父之
律一以懲亂朝廷之罪答曰當依處仍傳曰合至依
大臣以至〇推鞫庭至曰庭鞫事體至嚴必用兩司長
官來參其意有在大司諫俞大進者墳出去大司憲南
瑾連日不來臣等啟爲發出恐被逗遛之罪寧失
事體隱忍仍坐以此推之三公有故則政府東西壁
將以次代行乎謬例一開後弊難防敢至答曰今後
憲長令推本鞫

壬戌八月十五日戊寅

兩司合啓連啓請鞫韓誠 答曰議處可矣勿爲煩啓

○幼學洪景振等上疏請治韓誠隔垂臣斥臺諫

隔君父之罪○捕得在逃逆賊仇家孫于長水地

景祿本長水人初以御寶僞

造被繫于捕盜廳乃言與朴敬信朴敬立謀逆甚詳

至有三龍入夢之說所謂敬立敬信乃李南瞻及

其子元燁之所親也近者敬立敬信脫出賊招南瞻

父子恐有連累時景祿重被拷訊脛骨盡碎南瞻使

其奴甫男公然入王獄脫其枷杻鎖繫負出獄門隱

置于元燁家因使出送時入直都事洪宗海即元燁友

婿書吏白景琢乃南瞻陪吏也通謀脫囚宗海等拿囚

旋釋景祿隱于善山地往來于長水是時南瞻父子

脫出仇賊之說傳播中外而完婚方張莫敢誰何南

瞻欲掩其跡以家臣李鼎臣為長水縣監使元㷳大
㷳先為上疏又使鼎臣上疏稱景祿受元㷳等指揮捕捉
囚殺遂執景祿以聞而循例訊問不為窮治只令長繫
至癸亥反正後又自獄中逃逸後捕之伏誅

壬戌八月十六日乙卯

庭鞫罪人仇彥從等各刑問一次不服 景祿辭連人也

○兩司合啓連啓韓誠事不從

壬戌八月十七日庚辰

義禁府啓曰合啓韓誠鞫問事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朴承宗左議政朴弘耈右議政趙挺以爲兩司人主之耳目大臣卽是股肱也耳目股肱各有所司臺諫合啓臣安敢輕議乎況韓誠初疏指斥臣身被斥於人尤不敢論其罪也傳曰大臣別無可避之嫌勿爲托辭各陳所見○兩司合啓連啓請鞫韓誠不從○義禁府郞尹孝順拿慶尙道人崔令金等十二人入來○營建都監都廳權怗上疏大槩請變通都監積弊以寬民力革罷濶度雜官以紓民怨勿送金純江咸等道以安民生○鞫廳大臣啓曰李鼎臣罪犯刑房承旨已盡陳啓臣等豈容加議鼎臣身爲守令捕賊事目必詳細聞知當初徵之未告也無意跟捕及宣傳之尋捉也退而閑坐其心殊未可知其迹不無可疑鞫廳群議皆以爲不可不鞫問得情敢

廷答曰仇賊已捕云徐爲更傚以處○庭鞫仇彥從
及崔今金等十二人崔今金爲朴德男援引謂
與黄希吉謀逆者是時因德男誣告嶺南之人逮捕
甚多金吾郎項背相望一道騷然

壬戌八月十八日辛巳

兩司合啓。連啓。請鞫韓𡙇。答曰，徐當發落。○執義鄭道亨啓曰，臣於昨日午時，以即出吏曹兩堂上先爲都目政判下，戊午式年參榜、辛酉榜之意，具由構草，簡通于城上所，則辭以擧子相避，遲延至今，不爲入啓，緣臣無狀，言不取信，何敢靦然仍冒，請命遞斥。答曰，勿辭。○掌令朴升吉啓曰，今見執義鄭道亨引避之辭，則乃以兩參啓辭遲延不啓，見輕於同僚爲辭。臣果於昨日合啓之時，執義構草簡通，臣所當即爲入啓，而戊午式年參榜擧子朴恒吉，即臣同生弟也，手自傳書入啓，以爲未安，將此意簡通諸僚，則僚中或有故，或落馬，皆不爲代察城上所之任，以致遲延。執義之詆斥，在所難免，決難在職，請命遞。答曰，勿辭。○弘文館上劄子，請鞫韓𡙇，以從公論，不從

壬戌八月十九日 壬午

掌令鄭弘遠啓曰伏見掌令朴昇吉避嫌之辭執義鄭道應以判下戊午式年等事簡通而以其弟忝榜之故執此爲避其啓辭中別無前科孤觸之言則所當例爲入啓而請臣代察城上所之任臣重患賤疾未得代察臣非安坐厭避之類而但以見輕同僚爲辭臣何敢偃然仍冒請命遞斥答曰勿辭○傳曰韓誠事大臣各陳所見速爲書啓○兵曹啓曰訓鍊都監將官李昌國等二十餘人呈狀于本曹曰將官之任逐日操鍊出則領兵赴西入則長立扈衛依他還轉以解久滯之冤云輦下親兵將官則所當優恤以慰其心自本曹渠等勤苦既難詳知令都監久近勤慢查出啓下後守令邊將隨闕調用事捧承傳施行以爲將官等奬勸之擧何如傳曰允○持平鄭諶引避答曰勿辭○兩司連啓請鞫韓誠答曰既以

徐膺發落下批則發落間姑停例也勿爲太煩

壬戌八月二十日 癸未

掌令朴升吉秘密啓曰臣於昨日避嫌後退伏私室而今者亦命出仕仍詣臺廳則城上所方以安州牧使南以興及監軍梅律上副使論啓事措草臣私自以語口曰城上所爲任雖異名在同僚則豈可以同生弟臣朴鼎吉被論之事視之有若尋常者然乎旋即起入狹房深怪其西路傳播之訛言來及都下而莫大重發之嫌少不可是非於其間而原其事狀大不近理而憚於同生間發明不敢出一言矣及其廣收處嫌事命牌之時亦不敢同在臺廳便於獻議請命遞臣職啓曰勿辭退待〇持平韓正國啓曰伏見同僚避嫌之辭有例秋冬六朔城上所則兩掌令所察爲凡入啓之事一掌令雖有故一掌令代察而持平則未嘗越次代行今此兩掌令避嫌固出於皆有故而臣則其時爲呈病狀者已數日故其於簡通以病狀啓之

失矣同僚皆避則臣何敢自謂無失而處置同僚乎
請命違臣我答曰勿辭○司憲府五曰執義鄭道掌
令朴升吉鄭弘遠持平鄭湛並引避而退未即入五
相避之故也連近日暮病重之故也事勢適然未即於
其日即五朴升吉豈輕鄭道而然耶弘遠鄭湛豈
輕朴升吉而然哉俱無可避之嫌至於鄭道發論者
斷無避嫌之事請並命出仕答曰依五○兩司合五接
待王人莫大莫重之事而況梁監軍之來國家安危存
亡係焉安州牧使南以興乃敢媚悅監軍以官倡爲著
男服而進大得監軍之懽心監軍之褒獎以興賞爲
此也逗留我地不即回去耗竭民力挑促邊患以興以秩
高武臣不念國恩淫懷賭給資級之計有此淫前所
未有之大變豈不駭痛請命拿鞫監軍接伴上副
使亦任其所爲不爲周防難免其責請並罷我答曰
徐當發落又申前五請鞫韓誡不從○又五曰前古

兇逆之情雖有動兵作亂之謀而直犯悖惡之名
辱其君上者古未之有也賊魁既以宋文帝時事
譬聖躬賊誠又以周厲之奔彘宋徽之北狩譬聖躬
其潛形隱跡教猱譸譏者柳活也魁誠兩賊目不
知書而度亮疏文字皆活之手段國人所共知者也
萬目其可掩而鬼神其可誣乎彼三君所為者何
事所遇者何時披諸古史尚不忍讀活獨何心假
托人名詬辱我君父至於此極耶其締結兇情嫁禍
宮闈之狀敢露無餘為聖上臣子者爭念寢其皮而
食其肉但魁獄未斷誠賊未鞫活尚延喘跳踉不
止魁誠未伏誅前請柳活姑先削去仕版答曰依當
發落○司憲府啓曰一年兩都目即政之大者也而連
廢三都目仕滿之官或坐罷或在喪非情當遷而不
遷至於在職之人積苦仍蹲且三年大比是何等科而
自戊午式年論啓之後今至五載判付無期仍廢辛酉

榜取士之方遷轉之路俱爲閉塞往學久廢仕滿多
滯請令即出吏曹兩堂上使行都目判下戊午式年亟
舉辛酉榜各日徐當發落出仕事該至〇嘗建都
監啓曰利川幼學邊繼恭等呈書于都監極陳縣監李
志定居官恤民之意不幸有疾未參英陵大祭方伯請
罷狀至今雖未下而空官兩載事皆無形今以正米一
百石輸助役糧願借前倅云此事極爲苟且不當開
例而本縣畿輔上游空官已久李志定大祭未參亦出
於疾病民情所在槩可知矣伏惟上裁傳曰從民所姑
爲稚考後勿爲例

壬戌八月二十一日 甲申

大司憲南瑾啓曰昨日兩司城上所齋過臣家以柳活事示之臣曰雖有云云之說若以暗昧語言論之則安能服其心哉我則不可從也兩人以不可不從之意再三勸之而臣終不諾則相揖辭出曰爲往執義家云今見合啓之辭則不及臣之立異臣甚怪之且南以興堂兄之子也故不敢可否於其間矣大槩臣之意見與兩司不同決難苟容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大司諫俞大建上劄引疾辭職不從○傳曰韓誠事下教非一何至今不問于大臣乎極爲可怪速令議處○司憲府啓曰掌令朴升吉引嫌而退相避之法載在令甲不啻秘至勤所然也別無可避之嫌請命出仕答曰依啓○延陵府院君李好閔上劄乞致仕不許○正言韓惟翔啓曰臣於昨日以次官詣鞫廳馬上接憲府簡通即詣臺及柳活論啓

也要與同往長官家措草臣即與憲府城上所偕往
大司憲南瑾家亦以兩款爲草瑾曰南以興即吾堂
姪也不敢可否拆活云云之說吾亦聞之但不能目覩
其事以難從之臣等曰臺諫所啓例因風聞豈皆目
覩然後爲之瑾答曰事涉重大姑緩其論容吾商議
處之云臣等曰重論阻發勢難中止然則當往亞
長家措草乎瑾又答曰此論果難中止宜往執義
處爲之吾則隨後迴避云云臣等即往執義受相議
入至即見南瑾迴辭一則曰再三勸之一則曰不及立異
之言臣竊感焉人各有所見何必迫促而同之至於西
司論議歸一之後若有立異之心則自當具由引避者
例也豈可煩及於合坐中乎然彼既執此咎臣無非新
進見輕所致請命遞斥答曰勿辭仍退待○兩司合
坐連坐請鞫韓誠答曰已坐辭以終當發落答下則
不爲更坐者先朝舊例也何以不待變置徑先遞日煩

擾乎實遠屋例也事體不當如是勿爲更煩○持平
韓正國啓曰伏見大司憲南瑾避嫌之辭兩司城上所合
啓時言不及臣之立異云此論欲發未發公論拿鞠臣
與獻納閔藻以論誠罪狀及秘密等事作爲簡先通
于諫院臣與韓惟翊同往南瑾家瑾曰活之云云之說
吾亦聞之活於我素無面分有何容護但此論若退
一二日吾當詳議諺之不可以暗昧之言論之臣答云
活之自前聚會凶徒指嗾賤賊至引宋文帝時事
嫁禍宮闈之罪國人所憤至於今日教誘賊誠又有
厲徵之比沐浴之討此正其時況論議既發不可復
止瑾終有持難之色臣曰臺諫所論例多風聞活罪
則情迹敗露不可掩覆吾等當往執義家相議入啓
云而偕出往執義鄭道家議定活及秘密事而詣
闕矣臣豈不知論活之時並及瑾之規避公論也欲待
瑾之自避而處之置而不論矣至辭既入之後瑾以收

傳命牌來詣闕下不爲避嫌臣謂瑾初雖持難更思悔
之而不爲避嫌也不料今者瑾始爲來避乎無乃瑾以
年前與活同事爲嫌而不參於論活乎瑾旣參於賊
諴之罪則何不從其論活乎活卽諴也原其罪則以
活之心假諴之名也至於大司諫俞大建之孫奉養賊
諴於其家臣非不知之而亦不擧論者使諫長安心於
討逆也臣昨日呈辭中只論活罪而語不及他者亦欲
安諫長之心而不至避也瑾昨已不避今乃來避其意實
未可知也臣務爲鎭定反致被斥不可仍冒請命遞
臣我答曰勿辭仍退待○弘文館上劄請鞫韓諴以
從公論不從

壬戌八月二十二日乙酉

司憲府啓曰正言韓斗翊引嫌而退凡論議之若有立異之人則或待其自遞而處之或先攻立異之人以承公論之不可不從者乃流來規例也今南鍾乃於論活之緣雖不快從至以云云之說吾府中之答之則亦知啓之有罪也然則兩司之欲待鍾之自遞而處之者有何所失乎正言韓斗翊請命出仕答曰依啓○大司諫俞大建啓曰臣伏見韓正國遞職之辭以臣之孫叅養韓誠云陷人之計雖巧且慘豈可以架虛鑿空人人而搆捏乎況韓誠前後之疏皆攻臣身至以奴顔婢膝極小人之情態而斥之此臣之所以謂韓誠也且慘者也觀正國之意不過後日陷臣之張本而進前日搆陷之計也且凡臺諫處置之時必就長官搆草入啓乃二百年流來舊規自上已下臣察我之命臣身猶帶長官之任而敢納閔藻與意於啓出

韓非翊先為措闊處置而後審通于臣此前古所
未有之規也臣雖為長官此輩不以長官視臣而壞
敗流來學規至於此也不可仍冒請命遞斥臣職答
曰勿辭○司憲府啓曰大司憲南瑾持平韓正國並
引嫌為退合至之辭旣出於公論而云云之說自發於
其口可見人心之難誣也至以秘密中堂姪之嫌並與
活論而不從自常規言之則所當先攻立異而隱忍被
斥者實在務為禎定之計而避嫌之辭呂言兩爭之
曲折矣當此邊虞孔棘討逆方急之時不可以此輕
遞言官以至駭矮請大司憲南瑾持平韓正國並命
出仕答曰依啓○三司前啓韓誠清鞫叢落閭姑停
○鞫高泰壽于庭泰壽善山居進士也以仇景祿隱
接令事鞫得釋交刑後得釋

壬戌八月二十三日 丙戌

大司憲南瑾啓曰析活之於臣後進年少輩有同席之分爲人城府不深而崖岸斬截宜乎在朝之士嫉之者多也韓誠之疏他人代述之說人無指摘者始不出於一活而竟乃歸罪於活臣之愚意若以活之所爲無疑則論誠之時何不並擧而犿發於除檢詳之日乎此臣之所以不欲從而引嫌者也即見本府之啓請命出仕豈以臣隱忍强顔而行公乎且其啓辭中有曰自常規言之則所當先攻立異而又曰邊虞孔棘討逆方急不可以此輕遽言官則明知其立異者必落而因時勢不得已而請出也臣雖無恥旣知其不得苟容何敢仍冒請命亟罷答曰勿辭 ○ 特平韓正國啓曰伏見大司諫兪大達避嫌之辭有架虛鑿空措陷等語臣竊怪焉賊誠之所出入處人皆知之所騎所著亦皆指

點其某人之物也至於俞大建之孫共其寢處同
其飲食非但人所共知其隣里士大夫言於衆中曰
韓誠之面目吾以隣里俞大建孫之所切而嘗見
之云大建之欲自明者不亦歎罔之甚乎臣有何嫌
怨於大建而假作妄語欺君父而欺心乎大建晉
妄顛錯近來尤甚為人笑囮持鼓而行特一老鬼
乾腊耳臣之得聞泰養賊誠之言證在搢紳臣
何敢與彼相較乎然既被巧詆請命遞臣武答曰
勿辭○禮曹因傳教啓曰今聞京圻監司鄭廣成
言影幀若於今月二十九日奉移則一路禾穀盡
為蹤傷自京江至江華所損者不知其幾何欲為
狀啓而惶恐未敢云今承觀勢察為之教勢不得
不退則請寧退於九月晦間俾無損傷禾穀之弊何如
答曰九月二十日後改擇日退行○還監軍接伴副使
朴鼎吉馳啓監軍十九日乘舡發向椵島○獻納閔

蘗啓曰臣伏見兪大建避嫌之辭以臣不爲擠草於
長官家爲咎是則大不然兪大建以病呈告之後
又呈辭劄極陳其不能供職之狀故頃者合啓間
通一不聞見可否則臣安知乍出乍入之巧計而
其於處置同僚又往其家而要其擠草乎雖曰劄
啓已下出仕之前決不可與擠草故臣昨朝詣闕
自爲擠草未入丞前即送簡通大建反以臣墜落
舊規者何耶大建呈劄後累承命招皆不趨詣
則凡官牌招不進者罪在嚴譴況臺諫乎臺諫
之不赴命招而還爲出仕者臣於大建始見之矣
二百年來臺諫舊規墜落者誰耶無理之言雖
不足與較而旣被詆斥不可仍冒請命遞斥答曰
勿辭○正言韓惟翔啓曰臺諫苟有一毫苟簡
決難强顔昨見大司諫兪大建避嫌之辭獻納閔
蘗急於出臣不告長官徑先處置云臣特一新進

孤蹤也於閔藻無德於僉大達無惡此不過臣討一
賊誡以致長官之罵耳今大達自省墓還誡諭方
張旋即呈病三牌不進同僚簡通一切揮謝今及
有後言是何病於討誡而不病於處置同僚乎顯
被長官譏斥不可苟冒請命遞斥答曰勿辭○執
義鄭道至曰臣即見大司憲自引之辭有曰請臣出
仕豈以隱忍行公乎又曰因時勢不得已請出何敢仍
冒凡臺諫論事立異者違雖是常規時勢所在不
顧常規而請出者亦一道也今此兩司之長特蒙
聖簡倚重一世至於呈告聖批以為都監提調討逆
未畢豈可引入實體聖上務為朝著之鎮定於臣為
自引豈敢曰處置之無失而苟且仍冒請命遞斥答
曰勿辭仍退待

壬戌八月二十四日 丁亥

掌令鄭弘遠以處置乖當引避答曰勿辭仍退待○大司諫俞大進啓曰臣伏見韓正國避嫌以臣之孫與誠共寢同食作爲清黨陣里士大夫言於衆中云所謂士大夫未知指何人乎雖鄰家非正國則何以發此無據之說又曰有何嫌怨微作意語乎兄弟爭妓之言有耳者孰不知而請與完國同就司敗者實出於臣之啓辭則何可謂之無據怨乎宜乎正國之謂臣乾腊也且閔以藻避嫌中有曰凡官牌招不進則罪在罷職況臺諫乎臣呈剳辭職批答未下牌招不進者例也及政院以剳答未下故不得來詣云則即下批答以此時長官不可辭退爲教又以批答已下急急命招傳教則臣即進詣闕下而閔藻以此搆陷臣身韓惟翔以臣自省墓還誠諭方張旋即呈病是何病於討誠而不

病於處置同僚云臣在蓬山既感風寒身度益
馬呈病欲遞出於至情此豈有一毫他意而構陷
若此乎臣既出仕則凡所經辭長官措草舊規也
臣之所言只守常規而已韓惟翊雖曰新進付
託時輩同聲相應豈可謂之孤睽哉臣群持衆
攻萬無可保之理請命遞行答曰勿辭○司憲府
啓曰執義鄭道掌令鄭弘遠引嫌而退休聖上
務爲朝著之鎭靜而請出南瑾則論事得當處
置無失所避之意與執義鄭道無異而況疾病
人所難免俱無可遞之嫌請並命出仕從之

壬戌八月二十五日戊子
義禁府啓曰韓誠事議于大臣則領議政臣朴承
宗左議政臣朴弘耉右議政臣趙挺以爲韓誠事
原疏未下疏中措語雖未知其曲折而三司論議重
發時方請罪臣等獻議若如三司之論則未免爲
苟同之歸若與矛盾則是無三司也大臣三司自有
朝廷體面恐不當相較於是非未定之前區區愚
見唯在於此領中樞府事奇自獻在外領敦寧
府事鄭昌衍病不收議大臣之議如此敢啓傳
曰韓誠原疏下之勿如前議更詳察見議啓○
正言韓惟翺啓曰臣伏見大司諫兪大建避嫌之辭
有曰付託時輩同聲相應臣竊哂之凡臺諫論
事當觀其事之是非而已韓誠之受擬陞上宜
伏常刑一國之所非臣亦非之兪大建獨以爲是
耶持平韓正國以蔘養賊誠於其孫弁之則別

黄許多辭說以為罪己之張本云是兪大達欲追
養誠之罪而反攻論兪之人不亦顛錯之甚乎
嗚呼朝廷殿下之名器也討賊一國之公論也立
殿下之廷者目之以付託兪大達之付託者誰也
共一國之論者斥之以相應則大達之所為者
何人也臣以孤根弱植內無親戚黨援之助外無
知己吹噓之力此日致身於言地秋毫皆聖恩
耳欲忠者王室所恃者聖明付託之說奚為而
至哉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不以汚衊之行辱
之即以付託讒斥之是殿下之廷無完人矣當此聖
上宵旰之日逐日瀆擾臣死萬殞決難仍冒請
命遞斥答曰勿辭

壬戌八月二十六日己丑

傳于兵曹曰目今邊報日急而軍營驛馬毎一匹至於京宮慶運宮問安馬不立極爲可駭兵曹入直堂上郎廳推考今後勿爲私用三四十匹立待兵曹啓曰臣等待罪該曹不能察飭至於問安馬亦致闕立罪當萬殞有不可不爲陳達者兩驛馬元數百匹內上等二十匹中等二十匹下等六十匹西宮問安馬四匹營建都監四匹備邊司七匹緣政府四匹兩驛兵房長立者計除十四匹鞫廳設立之後上等馬一匹及步從七名日日立待於承旨之行此外餘存無幾而近來良才迎曙不爲替代故京驛馬北至平山黃州南至金州尙州等地一去不還動經旬朔休養無暇病斃相繼馬數日縮責立末由迫不得已又令兩驛人五六名輪待闕門使自備立則或出挾馬或爲稅立去朔以後色郎及所騎之馬或騎或否安敢私

用手大槩本曹之事軍兵價布馬政三件而番上軍
士比前大減價布需用日滋月益前則一朔四十餘同
而今則七八十同庫無遺儲處處侵借軍兵價布決
如彼馬政潰裂又如此當局束手不覺氣塞況今
秋節已晚冬防將急抄送替戍徵發庵衛安危所
係一刻為急而判書未差㭍判呈辭猶有臣等忝在
下位末之也已臣等聚首唇焦口燥而三十匹立待
事百計無策當待判書之出達明處置然後庶有
效冀荅曰知道竊聞婚姻喪葬私用驛馬堂上已矣
人郞廳家各為轎馬則馬安得不乏乎急急變通
□長水縣監李鼎臣以仇曼祿捕捉事上疏自陳刑房
承旨朴弘道啓曰李鼎臣前後不捕仇賊之罪臣據獄
体徑清拿因而批荅未下鞫厅大臣繼以請拿而至上以上
仇賊已捕徐為更議事批下矣仇賊雖已見捕乃在他
人之手則渠之失捕之罪尚在身上命送三人而二人已

囚鞫廳請拿以議處爲答則鼎臣特一未囚之罪人
耳渠何敢陳自明之疏有若爲己功者然哉且其疏
中有揣度仇賊之意恐及其身逆賊未元情之前
豈敢以逆賊之意先及於疏中也討逆之法至嚴且
重此臣之所以不敢輕易捧疏以入以待一院長官之
出仕矣今聞鼎臣到處以臣等之不入渠疏爲非云
臣等入之則討逆不嚴有傷鞫獄之体面不入則鼎臣
深疾之言無已不得已捧入之意敢達○弘道初事
爾瞻約爲父子前後忝竊華顯皆爾瞻卵育也弘道
又潛結嬖人金尚宮深被寵眷聲勢與爾瞻相埒弘
道遂生反噬之心欲因此獄以及於爾瞻國人雖憤爾
瞻之濁亂而惡弘道之反覆○獻納閔藻啓曰臣伏
見大司諫俞大達再啓之辭以臣爲欲免壞敗舊規而
自陷於欺罔之域臣竊怪焉凡基陳啓有一毫之失
則決不可一日在職而今此大達乍入乍入命招不進

者非一無廉無恥被論出仕者至再則此可謂循舊
規之甚諫乎欲免養誠之言揩陷韓正國深嫉討
逞之論欲遞韓惟翔而未售此可謂不敢同之甚諫
乎負此四者而反攻臣身不亦異乎再被醜詆不可仍
冒請命遞斥臣我答曰勿辭○持平韓正國啓曰伏見
大司諫金大建迴避之辭尤為罔極大建既為公論所劾
負貪黷之罪惡容喘息於覆載而反以揩揑無稽之
言欲為杜塞人口之計不亦巧且憸乎陰擠善誠
之事亦滿墻隣里居朝官之所言衆人之所共聞豈
臣之做出乎噫大建老而不死臣久叨未退每〻被斥
請遞臣我答曰勿辭

壬戌八月二十七日庚寅

推鞫廳啓曰臣等早會鞫廳之外因臺諫不來不得已罷出矣臣等俱是老病垂死之人頭患重腫面面坐流血橫潰滿於衣裳不得退出至今震慄之心不寒窠者彼臺諫皆年少剛健之人多官一時稱病使臣等空來空罷奔走途上有同皂隸羅將彼臺諫皆一時名臣氣候小不平則正宜調理以行非臣等腐朽無用死生不關之類也然而問其我則相臣也使相臣空勞於顒指中天下後世將謂此時何時係干体面惶恐敢啓答曰知道庭參四日官員察至

○刑房承旨朴弘道啓曰即聞仇賊拿來都事之言則仇賊不食粒米至于十七日且仇賊自言當初被捉繫縛之後為人所亂打臂脚重傷云今日若不為推鞫不無經斃之患如此大逆不可不急急推鞫雖夜以繼明未斃之前速下推鞫之命傳曰允

○鞫仇景

祿于殿庭暑祿今始入來故鞫之李鼎臣亦下獄

壬戌八月二十八日辛卯

執義鄭道益啓曰臣年踰六旬疾病三年自分必死無望生全幸賴上年七月十六日雨中委遣御醫問疹加藥由是感激力疾供劇矣伏見再昨吾曹亟辭臣請陳甚槩略頃當秋夕自上給馬掃墳之臣實是罔極之恩榮也拜辭之朝大司諫俞大建正言韓惟翔掌令鄭弘述及臣齊會臺廳招馬色吏則推諉不來又為招致則有一郎官置之左右容庇不送云下吏齊告曰昨日索馬於該吏則反為敺打左右驚怪無可奈何艱難推因馬吏及郎官陪吏矣厥後正言金振遠加土呈辭又蒙給馬之命而不得恩馹以私馬去來埋後甚矣其於引嫌之際舉論該曹堂上郎廳且囚陪吏以是本曹堂上數人懷憤至以大小公行色吏如避寇亂等語張皇煩聒隱然斥臣所當俱由引避而恐涉煩瀆不如自退旋即呈告豈有他意哉諫院之再數呈告

臣實未曉其故也昨見鞫廳大臣之意實甚未安矣
難乃冒請遞臣我答曰勿辭○王親鞫仇畢祿于殿
庭刑推不服○傳曰今此文希賢之行係國家安危卿等拈希
賢往彼所答之辭詳細指送左相朴弘耉至曰希賢
去時國書已為磨鍊而但文書規式未知的從臣與
備局堂上相議已久尚未定奪依日本書至規式為
之不妨始面決無畢辭其終又無國號則彼必發
怒臣等之意雖不得為國書必有別擇好事惟在
自上處之右相趙挺曰前日賊書有曰後金國可汗
今若後其國號於始面則虜之嗔必倍於前臣之
愚意始面書建州衛後金國可汗善好領相朴承宗
曰小臣之意無異於左右相矣但唐人遞海耳目甚煩如
此秘事恐值漏洩所當審審相議不出言語文字間
大槩虜情與前大異在我所答之辭不至畢屈亦必
激怒以此不敢率爾言之臨行當詳處言送傳曰若

然則詳錄書送無妨近日賊情叵測不得已送人偵探事預告監軍毛將處○都承旨李德泂以大臣言啓曰國書之所書規式更請問于三司長官如何傳曰允大司憲南瑾啓曰既以鄰國待之則國書始面以節書送不知其不可也副提學鄭造啓曰以待倭之禮爲之以當南蠻北狄有何異焉以御宝印送未爲不可大司諫俞大建啓曰以鄰國之禮待之爲當傳曰知道○刑房承旨朴弘道請刑仇景祿朴景立朴繼信等傳曰景祿刑訊不服夜二更嚴鞫

壬戌八月二十九日壬辰

司諫林健以病未參鞫正言金振遠以前日給馬時兵曹重加侵辱引避答曰勿辭金振遠不母其繼母使不得接跡於其家其母出居于其甥任叔英之家人以當代忠臣振遠之妻即徐國楨之妹因此諂附時輩得通顯路○王命退上箋曰○尊崇都監啓曰臣等竊念上號君父是一國臣子顒望之至情屢指待日一刻爲急况旣定徽稱且涓吉日豈可又爲遷延以致群下之悶鬱乎况上箋之後冊寶功役方可從容完畢上箋勿退仍行之意敢啓傳曰上號正日高遠未月豈無吉日乎改擇日退行○親鞫仇景祿曹友仁朴守緖李士章安弘直等士章弘直辭連金光煒獄事者也刑訊友仁不服友仁終始言感懷先王而作詩云云○王問于朴承宗曰平安慶尙等道獄事何如承宗對曰問其所由則甚是虛

跡傳曰刑訊則可得其實狀乎此書故落於道路之狀甚是不實不知其由也進士高秉壽刑訊不服一開誣告之路遂廢及生之律故或以匿名之書或以睚眦之誣告之者按跡而起年年治逞濫及無辜而大臣推官不覈真僞每請刑訊一以圖功賞一以為排復至於友仁則感變作詩白大衍以詩告變陷於大逞其計憯矣

壬戌八月三十日癸巳

傳曰李貴叙用者因都承旨面辭幸州料理設防事也今授平山殊違當初本意換授畿邑事令備邊司議處○平山縣監李貴上疏大槩本道弊瘼之中皂隸刷馬之弊爲甚請申明事目此後如有各司下人以皂隸之事侵及本道之人者一一論以重律如有奉命之臣濫數責馬及法外乘駕馬者並函聞治罪其外守城儲粮之策亦令廟堂各別指揮以重防備○領議政朴承宗啓曰日昨大司憲南瑾考察罪人歐杖此誠守法之言也臣對以夜深之故所見以歐云臣歸家深省未免回護之失臣曾忝禁府至於七年之久每當罪人刑訊未嘗不惻然而傷猶恐一囚徑斃及今忝冒元輔不能贊明教化以致赤子觸邦憲者前後非一此皆大臣失職之罪也入侍連日廢食傷歎都緣

本情如此不知不覺妄荅南瑾之言不勝惶恐之至
荅曰勿爲惶恐承宗身爲首相目見無辜誅戮不
能擮力救正退爲後言欲掩一時之耳目爲他日
自脫之計其誰欺乎欺天乎○慶尚道沿海列邑
狂風大作戰舡盡破海水溢溢民家沉沒人物渰死
不可勝數

壬戌九月初一日甲午

傳曰工年以内族看病事承命內醫誤治鄭
道家書叙之病症其付予極怪醫官之誤冲
誤治多敗治雖追遣亦在侍從之列多張重
偶命劑給數服之藥矣道必未知此間曲折
而再昨遽爾叙辭有所云云誠可怪也後有劑
給藥服之事此等處亦煩啓者爭極爲可駭
政院知悉○領議政朴承宗工曹參議都體
察使啓曰省劄深用缺然西北之事專委於卿
勿爲控辭凡干守令邊將黜陟賢否関防
汲機策應等事更加察處盡心規畫使予
小紓西顧之憂○鄭忠信出來之後以前送差
持書要和王遣文希賢報之其書曰交隣之道
信義爲重修好之誠實在通譯惟我兩國本
無讐怨頃日河端國之行邊見殺戮我國猶不

為較旋即送人在此國無所失而朴葵英黃連海
等相繼不返抑又何意鎮江湯站之事手將與其
累兵潛師壯襲沿邊各鎮亦不及知況國中乎
執此為言無故啓釁曲直所在誰任其咎語曰
修辭以彰守國以義茲遣專价導達一二尚冀
恩量早報好音○廣鞫罪人李東垣韓及大徵
發香者竹竹李景臣危連李春男李日非臣等
皆景祿獄事辭連者也○口傳有政事以崔有海為
兵曹佐郎 以口傳差出郎官始此是後至於無口旨法差下矣

壬戌九月初二日乙未

傳曰千摠上來云告廟勢難行之改擇日退

行禮曹回啓曰千摠雖在館所我國大禮

之行何預於唐官又何聞於唐官之耳乎

況千摠之入來未必在於十三日之前以爲

退行吉日則唐官發還未可前知何以爲之

壬戌九月初二日丙申

左副承旨朴弘道啓曰自上親鞫曹友仁受刑時高聲發惡而當該都事不卽執法禁戢極爲駭愕從重推考傳曰允

壬戌九月初四日丁酉

承政院啓曰莫重大禮無爲退定羣情悶鬱前無吉日今期向涼還上之無事與何可必他但聞今來差官甚是卑微而所幹專爲發賣請而來急遣宣傳官使之姑留中路大政後上來何如 答曰大臣一邊請行一邊呈告十三日親祭勢難仍行改擇日退行

壬戌九月初五日戊戌

領議政朴承宗引疾辭職答曰國勢艱危則已矣不足恤上號大形則傳矣不須言叙叅當前討逆方急何可以小嫌引入當日出仕推鞫○傳曰領相呈告上號習儀出仕後退行

○命招領議政朴承宗三牌不至傳曰非不知以大禮當前討逆方急而領相三招不來勢雖强行告廟祭領相出仕後退行上號以明春退行

壬戌九月初六日己亥
刑房承旨朴弘道啓曰臣自壬子癸丑忝冒臺諫
備嘗討逆矣景祿之免濟於壬癸之賊盜出
景祿之賊壬癸所無之變也沐浴之請孰無是
心輸情正刑在於當急而身在該房三日不得
爲推鞫無非臣之奉行無狀辱命致稽臣罪
萬死請鐫罷臣職督捧他人以重獄體答曰勿
辭領相命招推鞫○假注書李行遠書啓曰
臣承命進詣于領議政臣朴承宗則以爲欲
治武夫覬覦趙防之習重被同寮猜於見疑之
餘疾病之中惶愧呈告矣伏承遣史官敦諭
不勝惶恐云矣傳曰知道勿爲惶恐卿不出仕他
事姑置矣親祭以爲春退行乎逆獄經年勿鞫
乎何以爲之急速問啓○傳曰告廟祭來月初
六日冬享大祭可以兼行乎若不得兼行則令

於官詳議善處○左議政朴弘壽劉子大聚安
禦之任亟許罷斥以全始事答曰予之所煩何
至於再乎卿等俱以徇國之大臣何嫌於文字上
無心之語為有此宗辭乎國事潰裂必由於此
宜勿更煩協心共濟領議政朴承宗曾以出身等獻
趣西戍撫摩手各處門軍良等請並令入送時弘壽道
守禦使受其賄賂多聚軍官故自懷於心引疾辭職承
宗亦累辭○傳曰大將當剿討逆方息邊邦又來
逮為出仕事領左相處遣史官諭之政院啓曰
領左相處遣史官出仕事命下矣領相則已為
來詣只左相處遣史官矣之意敢啓傳曰允○司
憲府啓曰潭陽物衆地大且在湖南要衝府使
李隼孝無名稱行已無狀加以年迫八十務富
其家膏血已竭流亡殆盡請命罷職不叙博川
郡守鄭遠為人奸細侵漁剝割一境嗷嗷如在烈

光之中請命削去仕版答曰徐當發落〇領
議政朴承宗啓曰前日李鼎臣等上疏回啓
初以大腹臣方患重腫猶且扶曳來到而回啓
至以待罪頃歷況今回啓之不來非出於疾病
臣雖無廉恥豈晏然於心乎臣累辭備局
未蒙准音秋防方急一武夫多闕義州中軍
人皆規避臣職此之慮請禁各衙門提屬
之槩如指守禦一款而已又非侵逼回啓之
言臣本無公輔之望特因姻婭而進連章
懇辭天日鑑臨此生餘望只在早退而已沽市權
要擊不萌心兵判之望十有餘負臣無一人之薦
此亦一證也臣如堂後啼鴉鮮鮮可厭無情之
語有意而見豈無所以然哉噬臍莫及刺舌是戒
伏乞命罷臣都體察使以治臣妄罷嚴秋防之罪
敢啓

百五十三

壬戌九月初七日庚子
傳曰曹友仁李士章保放○禮曹啓曰親祭自上
虔告皇恩於 祖宗也上雖臣子揄揚聖德於
千載也豈可漸退以致中外人心之缺然乎領相聞
此下教必栗然慄慄亟出之不暇親祭則不得已退
行於今後請上雖大祀勿退於十月所擇之吉日以答輿望
宜當敢啓 傳曰領相既知親祭大禮之當前討逆
邊警之方急而以不閱此小小之嫌遽投辭章不顧國
事則有何慄悚之意乎近日氣不平參酌則尤
難行禮或令世子大臣代行告廟之禮而上雖必行
行之則更觀賊勢明春退行○檢閱申櫶書啓臣
承命往諭于左相則以為臣之情事已陳前後箚辭
待罪私室祗承下諭惶恐罔措倘蒙天恩得免
守禦之任則大禮進參鞫廳仕務死不敢辭答曰
知道領相已為出仕卿何更辭乎國事方急速

為出仕共濟時銀〇度鞫尹連李春男命同寳
男崇文仁李景孫等皆景孫獄事辭連者也

壬戌九月初八日辛丑

刑房承旨朴弘道啓曰仇賊病重昨因禁府啓辭

知之矣來考事與月令醫官來言而衆口如一故

臣雖非目見而啓之矣今見仇賊面質時其所言

語初則如常終則或有顚錯處觀其眼睛直視

矣使匹李哥稱名人面質則謂非真的男伊稱

名人面質則始曰真的終曰非真的前後之言不

同使匹李哥則以是他人故即令當爲捕捉部

將更爲聞見捕捉事分付矣所謂男伊者仇

賊前後之言不同更爲捕捉乎何以爲之敢稟傳

曰知道男伊詳察捕捉○庭鞫罪人仇景孫等命

連者面質
或加刑訊

同宣男男伊尹連二款大仁等或刑或面質把在

而罷自壬子以後誣告相仍獄事迭起常設鞫原有若

庭府一衙門至多偷馬匹竊銅器者指爲逆賊王輒

親鞫或庭鞫猶恐不及凡鞫囚刑訊之際入侍之臣

不忍正視而王獨恬然注目壓勝炮烙血肉狼籍不意
戲而怪死宛轉者而王觀視自若而若殘好夜以繼日
雖在陰冬盛暑者無不以爲苦每慮獄因之而多誅殺之
而刻蓋天性然也 日存律吉中

壬戌九月初九日 壬寅

同壽府歷日鹿來將皇爺奉以泥盪之人任寧毋

派到處作勢責出數分刷馬推價入己肆毒無嚴

刑血肉狼籍又點派傳良娼作女郎橫線之富家不

下各呈請命罷戰各敘其答曰除當黃簽○彦

鞫刑問佩昌孫錦壇男等○傳曰須日后慶

宮舉動付未還宮前領相先為退去他提調

各處各進者殊無下政之意從皇帝藩邊一劃

為急三公備局堂上考監提調勿令稱頓陸駕

進去未還宮前勿為先退○日者設立李堂回意

上樂還去

壬戌九月初十日癸卯

召傳敎事以朴光先爲輔德尹知敎爲兼輔德呂善煥爲兼弼善○營建都監啓曰仁慶宮中正門新經霹靂之災改造之役二十日而已爲告訖丹雘究竟皆緣工役之速成前日李震英以監役官至蒙陞出六品之賞以今觀之間架雖異其爲日而成則實愈於昔日之役矣且用鐵丹靑十三種鐵釘四百餘箇至桑椽木多至三百餘箇以此則可貿木布以補月放之需矣請郞廳前判官李汝惕監役官李汝恒各別褒奬以勸他人何如傳曰李汝惕加資李汝恒六品遷轉 皆移字書上李贊一換正

椽

壬戌九月十七日 甲辰

平安兵使馳啓雲頭里越邊出没之賊還向永

莫其等處與盟軍接伴副使馳啓兵部西復題

内鴻臚寺序班一員將爲奉勅出來 ○ 兵曹啓曰

接待唐官之道惟在於人參而崔多海以兵曹

郎廳方在關西坡平安咸鏡兩道調度御史結

衙事目磨鍊已爲啓下勿令上來速爲察任事

至於下縣而今者崔多海以兵曹佐郎無端上來

極爲不當目今採參之節已迫料理措置之策

一日爲急崔多海數日内速爲發送傳曰依啓

趙從差發送 ○ 刑房承旨朴弘道啓曰柳溆先以

景祿之逃來不能自捕即告於鼎臣鼎臣累因

棄在溆債其不捕欲告於監司彼鼎臣恐其生

事始乃上京陳疏則捕捉之由專在於溆外人及

以鼎臣爲告似者然不亦異乎今者柳溆與仇同

繫當初被論之罪未知輕重而首告之事似不可

不彰以勸他人請今鞫廳議處何如○庭鞫韓漁

男加刑承服[redacted]律告布也

壬戌九月十二日乙巳
刑房承旨朴弘道啓曰，今日罪人韓汝男當爲
行刑，而推案未下，仇景祿招出辭連罪人等，當爲拿
因，而自下擅便爲難，速下睿裁。傳曰，推案色下
矣。仇景祿辭連招出罪人，令鞫廳稟處。○傳曰，金
萬鎰別養馬四匹，使其子大鳴押領上送，大鳴
前爲守令，除授承傳，加資待闕，即授。萬鎰乃
濟州人，多畜馬者，四獻馬千匹，故有是命。○罪人韓汝男
以誣告行刑，汝男，仇景祿辭連者也。○領議政朴
承宗啓曰，梁監軍送此揭帖，勢難拒而不
受，令承文院揭帖修答，使之會物件收用，因修
回咨似當，敢啓。傳曰，依啓。物件卿可領之。備邊司
啓曰，梁監軍送此揭帖於工曹判書李廷龜處，
而廷龜方在被論待命中，不敢自爲啓達，此揭
帖御覽還下後，修答以送，其名送刺單，送于孫

曹仍將田彩為當傳曰依歷所送禮單使工判領

之○庭鞠仇景孫厚孫裴燮祥等

壬戌九月十三日丙午

義禁府啓曰都事鄭祐來言許晪處得其私書十一張多有情妄之語不敢擅置來告云獄間通書萬分嚴禁而軍士羅將等受罪人之賂遺冒法行私極爲痛惡自本府囚禁治罪矣當該都事雖免不察之失請推考傳曰允軍士羅將並拿鞫此書急急封入○廣昌府院君李爾瞻秘密上疏入啓答曰疏辭具悉當令該處仍傳曰此疏下鞫廳該處大司成李大燁亦上疏自列仇景孫獄辭連甯騰父子極其狼籍王並不問甯騰父子乃上疏陳其緣由指揮捕賊之狀並言其治獄之事其無忌憚若是○庭鞫白景錄張松尹連等景孫脫逃時禁府書吏羅將等也

壬戌九月十四日丁未
左副承旨朴弘道啓曰臣以刑房承旨當此逆
獄方張之日治逆之際重咎於人旣不能柔法
治逆又不可屈意默默以負聖明莫如退去
斯可止矣請遞臣刑房之任以畀他人答曰勿辭
○掌令朴紳吉亦言金振盡啓曰今頌臣等俱
往兩司長官家謂曰近日仇賊之事可論者多
矣其中可怪者後房承旨以首告仇賊之事歸
功於柳淑其無辭蒙免已然之物情多以不爲齊
憤乎告告仇賊逃匿生存者李元燁大燁兄
弟也繼而李元燁等嫌多又爲工疏者李鼎臣也
若以鼎臣聞柳淑之言而不即捕捉爲罪則柳
淑之中於里人而不即告於鼎臣者獨無其罪乎
柳淑爲鼎臣至發告於監司者之意孰聞而
告於後房郎柳淑爲有欲告監司之心則鼎臣

臣上京日久豈自所住至近然禁府而深不達告知豈
自手告罪臣之柳游謂之多切告其辭之罪
臣獨無其功乎今所不論事之成然只以始中始
告為功則以告柳游之里人為進頭之上容乎說
房承旨所掌只是出納文書而已亦安鴟鶚
勢擅其威福不爲大臣不有左右使大臣至於
侍從兩司之長禁府之官莫敢誰何獄體乖
謬又何言乎諸柳游論賞啓辭勿爲新行姑
待此獄完結更令大臣講定之 臣等以啓辭意請
於長官構草則多自長官皆不肯從臣等見輕
於同僚不可仍冒請命遞斥答曰勿辭退待物
論○承政院啓曰刑房承旨不在之啓之後辭職
啓辭亦至於之不以告傳遞避之辭不為入來亦自
推鞫何以爲之傳曰日暮姑停

壬戌九月十日戊申

廣昌府院君李爾瞻啓曰讒逆人臣之極惡也

聖明旣以臣不爲無狀而謬加寵行焉長之臣下

安有看其稱而讒逆者乎聖明又以臣爲連姻王

室而親信擬擢之長令天下亦安有棄其君親忘

其國屬而讒逆者乎聖明之文以臣爲盡瘁竭

忠而三錄勳籍焉長令臣下安有一生討逆反被

讒逆之名乎臣官至一品准今已極子婿六人皆歷

清顯榮寵爵祿爲一世所羨臣亦懼盈畏滿每

請辭退年垂七十筋力又衰乞骸之箋置諸

案頭只待大形之過完爲解官之計矣不料今

者遇此不測之禍不得不痛辯大呼仰懇聖明而

永訣也弘道於臣曾因子第生其身婢者乃渠之

父母之所謂撫育甄者即臣也其父將死臣往見則

握手垂涕指弘道而爲托此則弘道之所知之臣之

謂以李則能閑 也 得

不員者也臣與弘道之剖稱抑分伸解之臣與弘道
之死然後見憂疾發業報恩始續其命焉弘
道以逹於一家之人使其不免未言于賊逆狀臣
答云汝既有知何不早告于語言與今日耶弘道
驚懼翌日告變以告得生此則聖明之洞燭也
弘道在銓曹與朴鼎吉爲締大緣婚連隨渡及
士類侮辱賢師不容清議遂成棄絶指嫉怪
鬼魔工妖疏家非群斥應痛累年臣未忘着
變之初心盡力周旋而停啞以告言之臣何負
於弘道乃弘道不但忘臣大惠反欲殺臣而後已
者何也昔年無意後之狙擊臣也弘道實主張之
國人所共知乃及臣西還渠欲擁其情跡反致織
欸臣猶不介意與其有殺也景禧雜爲御寶僞
造之危賊而大輝何與於妻前夫之女壻李弘
道因此獄事又爲構陷臣家之奇貨何其甚也

當爲仇賊之逃躱免徒爲乎滅口滅跡無復爲等咯
及其元煥大燁上疏先告後能捕捉則有何賞
之例無可叫剳之端大臣初謂二李疏告之功已大
矣者豈欺聖明哉弘道欲掩元煥等事移乙
知李鼎臣歸功知御敍獄事未畢徑先請賞
者其意可知也仇賊之三度納招皆變其說終
至於與其弟面質違端種種而今不諱向合兩賊
之幻說成白之所出自鼻陷以來以爲證見以見
詰多端被告之賊陷捕賊之人者果爲之手畢條
之招或言命因貝出寶男挾去或言宝男來
在獄門外呼出或言遇男伊知中路而挾去或言
直出水口門外給米布送之或言留宿石假山近
處皮匠家或言雇得大丘人馬而去或言寶男
給木於獄卒或言自堀桂樓下而身得不出或
言手開獄門而步出還鎖其門或言見汝男伊得

伊與之共貿或言玉男即參議家奴而引歸行廊
云命同前年在鄕不來則貿去者何人耶名爲
男伊姓李皮匠者本無其人則遇於中路宿於
其家者誰耶大丘金及唱者亦無其人則雇馬
者何人耶景祿所供盡歸不實則宝男玉
男皆以雖言家之奴被捉而玉男則本無其人
引歸行廊者何人耶一孫道只以此一款作爲可
信而不問他說之所歸者何耶厚祿之捉或云
景祿身自踰出獄墻或言兒伊由厠穴授銀使
景祿以縫獄卒而圖出或言留宿於參議行
廊或言騎送於東大門外或言亢撻不知大
撻兒奴貿出景祿乎獨爲主張捕捉云厚祿當
鞫先言景祿身自跳出獄墻則孫道何不停捧
仍問不便以直告可生緣之男伊本無則厠穴授金
者何人耶景祿自得留宿石假山近處者厚祿則

謂晋宿所行廊景禄之所謂救道水口門长厚禄
謂之東大門外景禄之所謂有錢木匠长厚禄
謂之納銀所號元煒大煒因為一號而厚禄
謂之煒獨號厚禄之所言者皆傳景禄之所
言乃何如是各異耶弘道不聞景禄所指之違論
已為可怪乃又曰乞付在鄉之厚禄使傳生存景
禄之所言者何耶景禄之來捕來也厚禄之
福詔將景禄逃還之由福不聞之乎今方許多要
說此非景禄入獄後通謀而鄉出者乎去刑所
嘗窮而景禄厚禄得其隱情者也而弘道緣
如不聞者幸其縮臣而然也然則仇賊之來所
納面質互相乖錯弘道以景禄所言為是耶
以厚禄所言為是耶只以揶揄臣寡之言指為
飾服其他違謬之語不復鉤問或言必生緣之
以不枚安不緩刑求聞新語死中求生之賊宜乎遁

其顚指向變幻其說也弘道之擬捉出殺擅其威
福於是宿憾假托討賊無令手命而擅囚罪臣不
取稟乃直捕捽引大臣被誣而待罪權官緘口
而傍觀兩司在座亦不爲言此獄之從何由乎
嗚審鞫所可怪者爲日尹連兩度所招極言仇
賊極穴自逃之狀乃弘道不爲取實然日景瑞
松當訊大呼曰願與仇賊面質而受刑且極言
仇賊隱去其樓握穴踰墻而出弘道曰非爾所
則勿問勿言也終不聽理仇賊何德於弘道而言之
喜聞每稱可生獄辛何怨於弘道節節厭聽勸
加刑杖乎欲使此獄從因皆如仇賊構陷臣家然
後快弘道之心而報仇賊之讎言也以獄體言之仇賊
兄弟之爲凶說者後雖殊尹連景瑞張松之綴
者後符合在仇賊何不窮訊乃獨於連松等因
於是其偏酷鞫逆自出經陷伏刑之人於處斷

傳而假以不殺欲聞其言則純不爲仇賊妄幻之辭
及諂讒以讎言之人手書莫重王獄爲弘道竊
弄之也憑藉仇賊之口吻以捏陷臣家爲幸
是即弘道仇賊合爲一心而報復者也國人以弘
道必欲殺臣謂臣自取臣於今日者未知人言之
至此也弘道作慶運感懷之詩而臣不即討弘道
坐者監贓汚之律多臣不審治是果臣自取之
罪乎聖躬以臣爲可能予殺死於殿下之鈇
鉞固所甘心爲以臣爲無辜枉死於弘道之
鍛鍊從不瞑目矣竊念臣於殿下何如臣也
臣於春宮何如臣也臣之從子於殿下春宮
何如臣也今爲弘道誘賊弘道治臣弘道殺臣則
臣之一家因無辜而將盡血於弘道之手豈不冤
乎臣平生陳疏日昨陳疏聖明矜惻即下鞫厥
弘道阻絕者不得變不過爲一二張休紙也今又報

閣乃敢瀝血非不知冒瀆嚴威煩聒之聽而章
急猶迫願以一言之死特垂洞察俾伸至痛
答曰疏辭具悉當令該曹稟處◯刑房承旨
朴弘道啓曰臣重被大官之啓斥退伏私室
不敢出肆牌招之命不得承命未諳矣臣以
令刑房之任無把被斥之崇然敢居仍進臣
刑房之任以安愚分

壬戌九月十六日己酉

尊號工箋○備邊司啓曰兵曹判書未差凡大小事不得回啓而況抄兵重事只以見在堂上何可獨擔當此防緊之日稽滯至此更加商量速爲使之總攝軍務不勝萬幸傳曰司馬長近當差出姑令亞官處之無緩一刻事各別申飭○工曹啓曰工曹進排之筆墨十倍於常時今番經費亦竭一朔所用筆三千枝墨三千錠之價只給四同木請壬戌癸亥年條隨其未納推移措用答曰允

壬戌九月十七日庚戌
備邊司啓曰井浦捕賊船事人言甚多或曰商賈船或曰唐兵之漂到者云江華府尹啓報則唐人九名囚浦庫中因禁其餘守直船中卜物云井浦萬戶啓報則十一名斬殺一名落水云彼或是海浪之賊猶當縛致以待朝廷處分而輕先殺盡須年洪仁傑李萛其實等之罪可以鞫矣又啓此事請急遣京官馳往審察以聞答曰依啓〇司憲府司諫院合啓曰朴弘道本以一奸邪妖物見棄清議今因仇賊之獄發
房承旨竊弄威福未啓拿命擅因李鼎臣至於須日推鞫不為落點之人工闕嚴刑刑人因人恣行已意其不啓君父不啓鞫啓處法矯旨之罪不可不治請亟命拿鞫定罪答曰此付後房承旨豈可拿鞫乎勿為更煩此後亟日連啓皆不允

壬戌九月十六日 辛亥

監軍畢之垣留京四十餘日征勒商賂無指揮而徵銀六萬兩及大船七千隻還賣於歷郡遠民每船捧銀一百兩而去

壬辰九月十九日壬子

弘文典翰洪堯佐應教徐國楨等以朴弘道蔑法矯旨請按律定罪答曰已諭兩司○兩司合啓連啓請鞫朴弘道不從○傳曰秋氣日高邊上事機比前尤急畢日爲生無異太平好則好矣但下發西報下諭愛毋滯事言于備局

壬戌九月二十日癸丑
備邊司啓曰竊聞銓曹凡差除之際每患乏人
不得備擬堂堂聖朝多士如林豈有無人之歎
哉只緣士大夫貧無所食散處外方以致如此令
吏曹一一啓下召聚京中隨闕差用從之○慶尚
監司金止男別措木五十同米一千石納于新闕都監
○備邊司啓曰海西守令如安岳載寧白川等官懷
曠已久收糴抄兵都無句管完實之邑日就蕭敗
極為悶慮惶恐敢啓傳曰知道守令近當差出○
兩司合啓請鞫弘道事連啓不從

壬戌九月二十一日 甲寅

兩司合啓繕韓私道事連啓不從○傳曰輿輦儀

仗近因工曹大禮年年改造雖以平時物力亦何以爲

之大禮終後則例歸于該司任他慢藏雨露破傷

以此內乘及儀仗庫官員嚴最憑考事下教亦

非一二而少無體行之實令該司更加申飭着實

舉行

壬戌九月二十二日乙卯

朴弘道方在論啓中，突入政院，請推其臺諫，兩司臺諫並避嫌請遞，答曰勿辭 ○ 弘文館被論於朴弘道，陳劄請免，答曰勿辭

壬戌九月廿三日丙辰

傳于義禁府曰近日癘重罪人抄啓保放事下教於心一再矣而因不爲舉行更刑一次相繼經斃哉多有更刑而病斃此豈日寒之致也而能無罪俱未妥當即今抄啓保放待差還囚○全羅道光州大雨無等山岳頹潰山川上下人家數百餘戶盡爲漂沉平池成川羅州地四五十里之間田沓盡爲覆没○備邊司啓曰井浦萬戶趙光弼殺盡唐人曲折京外籍謄送于毛將處使之曉示爲當答曰不可率爾下送更加熟量措處

壬戌九月二十四日 丁巳

備邊司啓曰毛將不量事勢橫挑強胡嫁禍於我國者累矣昨聞林畔之變今將入海島則悔禍之端已著多信我之意亦可見矣若使毛將官飢餓於我地方予不能拯濟則於心能得不慊而亦豈四海九州之人不期望於我國者哉義所當給米太三四千石鹽五六千石出送等物令該道備給從之

[illegible]

壬戌九月二十五日戊午

傳曰恭聖王后曾祖父母祖父母追贈後石物竪標改

題主事下送于公洪監司

壬戌九月二十六日 已未

都察院李達洞啓曰近來紀綱大解萬事無形至於新進之官不識事體捻閑安敢徵累日牌招而偃臥其家不納牌招曰雖罷職吾不恤焉云此而不治何以為國請更為牌招允傳曰○工曹啓曰近來漕船滋處被奪本曹及捕盜廳亦無如之何皆由於押領官之恣濫及漕卒之偷食而李老孫則無一石無面可以論賞權是諭則無面多至六百餘石請拿鞫定罪依啓○兩司合啓請鞫弘道事連啓答曰已諭毋煩

壬戌九月二十七日 庚申

備邊司啓曰備忘記下三道積粟人更加勸諭於多納則除守令實職事傳教矣宣諭使責辦事目分送下三道及各鐵海曲宣布德音其應募者多有士類而該曹政事未見入擬望殊傳教反不如褒賞請事屬未便令該曹隨闕填差宜當依允此事今若失信則後無應募者矣各別速令擧行

七

壬戌九月二十八日辛酉

傳曰嶺南督運御史只管營建之事緣面不重難令不行各邑各鎭軍器城池防備等事兼管檢飭事目磨鍊下送御史處○大司憲南[illegible]遂未及參變摇警戒請遞臣職啓曰勿辭退待物論

壬戌九月二十九日 壬戌

夜五更灌光○掌令鄭弘遠持平韓亘國鄭湛
啓曰臣等伏見俞大建之劄當與亮滿腹心根稜
三司齊聲攻之弘道等語臣等竊痛焉非弘道則
孰因大建之惡非大建則孰護弘道之惡然則大建
之救弘道為己非為弘道也臣等之與大建為伍
不亦羞乎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
○弘文館處置兩司上劄曰雖有構加之斥論事浮偽之
多官有何可啓之端請大司憲南曜遞差執義
鄭道司諫林健獻納閔藻掌令朴升吉鄭弘遠
持平韓亘國鄭湛亘言韓維翔並命出仕答
曰啓為趙詣則雖未及乾班其心已齊與受於言者
何異大祿已迫處長不可遞易大司憲勿遞出仕
時大司諫俞大建上劄伸救弘道謂斥兩司故兩司並
啓之玉堂處出之南曜大建之與也故請遞之

(B)
732.55
4724
[v.16]
no.62
0205248

昭和六年九月十　日印刷
昭和六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B)
732.55
4724
[v.16]
no.62